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八目錄

太醫院

尚書掌院事

許紳

院使

戴思恭　徐樞

蔣用文　仲蘭

吳傑　陳寵

韓茂

院判

韓凝　韓達

袁寶　徐彪

李可大

御醫

趙友同　沈玄

盛寅

吏目

劉溥

正科

盛俌

附

王履　滑壽

呂復　項昕

張順　倪維德

葛應雷　嚴景

祝仲寧　王敏

韓奭　汪機

周銓　曹德

山陰張汝霖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橒　梓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八

太醫院

尚書掌院事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掌太醫院事謚

恭僖許公紳墓志銘　張文憲

公姓許氏諱紳字大章別號警菴其先浙江嘉興縣人曾祖宗升洪武中以富戶實應天府江寧縣未幾由名醫入為太醫院醫士永樂丁酉扈駕之京因家焉祖忠亦以醫名未仕父覲初為通州儒學生後繼祖業補醫士官至太醫院院判自曾祖以下三世俱

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曾祖妣陶氏祖
妣黃氏妣凌氏俱累贈一品夫人公性資敏慧少習
儒既成棄去乃究心醫術本之以家學濟之以穎悟
遂深契軒岐奧旨其漢唐以下諸名家論說亦罔弗
參互考訂以求至當之歸由是業底大成而藥之所
投悉皆立應時人莫與京者弘治壬子以世醫子弟
充冠帶醫士正德丙子選供事御藥房嘉靖壬午恭
命診視　聖躬立方進劑俱克當上意　上察知公
之異於人也隨陞御醫自是厥後屢承詔對請便殿
又時奉　聖諭講求疾源及治療之法公據理立論

敷奏詳明方藥精當每用輒有奇效　上皆嘉悅用是遷轉不次丙戌陞院判庚寅陞院使壬辰陞通政使司右通政掌本院事甲午轉左通政丁酉診療皇太子有功陞通政使己亥　皇太子冊立禮成陞禮部左侍郎庚子陞工部尚書其賜賚稠疊若御用膳羞金帶銀印銀磚銀瓢及諸彩幣貂帽褲衣白金廐馬之類未能枚舉壬寅冬十月　上偶有宮變公診視用藥即獲萬安錄叙保公功晉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實殊恩也公嘗患脾疾既愈是歲三月再作臥病家居聞召力疾趨赴越數日　上遣中官至公第

召且諭旨云若許尚書好來公曰事君當致身乃亟往至西安門肩輿入至迎和門中官夾扶而行至　上前診視進藥候旨始退蓋公雖搆疾其忠愛有如此者又旬日　上賜白金一錠令置一器以備飲食湯藥之用復以御製靈符并隶一真人所書法符遣中官頒給者凡三皆以期公之疾之愈也後公自度不能起乃輯錄經驗方一部并疏本院官醫數員以進

上降手勑云昨卿所具錄藥方保薦各官情詞忠懇甚感朕懷卿雖年老疾人之常有何傷至於所諭宜加意安心調養用生胃扶真之劑兼以米汁蒸進月

今火旺生土之令必旬日漸復勿生他疑方已物名忠愛方云又賜白金百兩彩段六表裏幷酒米珍饌瓜菓之類公聞命伏枕感泣比病益篤再上疏預乞恩典竟得請誥贈三代並封本身及妻仍廕子長齡爲官生自是再浹旬公遂卒於正寢嘉靖癸卯五月十有六日也公器宇端重言簡而行確諸縉紳咸稱重之嘗有中貴以他人所製方質於公者公曰人意見各殊不必拘泥其忠厚類此掌院數年處事公正衆皆推服暇日彙集頒降御札鋟梓以傳名曰聖諭對稿間又捐俸刻鍼灸書幷銅人圖像於公所俾

資人有所考證昆季凡四人公能克篤友愛遇有凶
發亟出傳資以襄大事諸姪既長立多爲引拔俾各
有進身之階處鄉黨親友禮義周洽方彌留時其子
問所欲言公曰吾以布衣叨受　聖恩隆重官至一
品逾涯過分愧莫能仰答萬一夫復何言第願汝輩
端趨向敦行檢以建事功以圖報稱以振起家聲吾
死瞑目矣言已而逝訃聞　上悼惜罔置遣禮官
諭祭者九諡曰恭僖仍命所司爲營兆域嗚呼公稟
和　聖躬功在王室用是簡自帝心寵頒異渥生榮
死哀而遭際之盛鮮與爲伍眞一時之英傑也哉匪

其生在成化戊戌正月三日得壽六十有六配陳氏
太醫院吏目瑛之女累封一品夫人
許紳南京人質實謹厚不喜交遊大抵有恒人也以
醫術仕至工部尚書掌太醫院事嘉靖西苑宮人之
變　聖躬甚危得紳藥始蘇余嘗造問　聖躬安否
紳曰此變禍不測論官守非余事切念受　聖主
深恩當以死報只得用桃仁紅花大黃諸下血藥藥
進余自分不効必自盡頼天之靈辰時進藥未時
上忽作聲起去紫血數升申時遂能言又三四劑平
氣活血　聖躬遂安天地廟社之靈也以故加紳官

保後數月紳病余視之曰余必不復起屢醫罔苑用藥驚憂所致至今神魂不寧百藥不效余即死　主上萬壽死無憾矣竟以此病卒　上憐之卹典甚厚今言

太醫院院使浦江戴公思恭墓志銘

王汝玉

永樂乙酉冬十一月二十一日奉政大夫太醫院使戴公卒於浦江故第公諱思恭出唐平南節度使録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尚書令諱昭後至公歷廿有一世曾祖諱濤祖諱暄父諱垚皆隱居不仕素以詩禮相承稱浦江望族公資篤敏讀書必求聖賢微言與義為文若詩不尚浮藻務底有用於時暇日於星象堪輿風鑑之術靡不傷推曲究尤精心軒岐書烏傷之丹溪朱彥修氏得許文懿公正傳學醫于武林

羅太無盡得其秘公先府君遂從之游繼遣公往執
弟子禮受業其門丹溪一見輒奇之悉語公濂洛授
受之懿及醫學諸家要旨故以醫道鳴浙東西洪武
丙寅三月　皇上龍潛北京嘗患瘕聚遣使召公治
療刻日奏功晉府親王邇末疾亦迎致公隨獲異驗
厥後晉府訃聞　高皇帝馮怒王國臣僚悉逮赴京
時公侍左右從容進曰昔者臣嘗受知於王飲臣之
藥數矣然竊慮其膏粱之毒復作也今乃果然　上
於是釋然改容諸臣咸得不坐壬申七月　太祖高
皇帝徵公入朝將屬領太醫院事公以老病辭授階

迪功郎職御醫值風雨免朝戊寅夏五月　高皇帝
大漸公同列進藥不稱者皆麗于辟獨指公謂侍臣
日戴元禮仁義人也慎毋恐近臣聞于遼府親王爲
書二大字賜公肅慶二府咸爲贊詠朝野名卿鉅儒
播之篇翰　皇上正天位超陞令官既就職後以耄
不任事爲請弗從至數四乃許之仍賜誥命金帛致
仕歸田里甲申冬十月復命使者乘軺召公伏枕不
起乙酉夏四月以安車入因公衰病免行拜禮日臥
官舍惟特召乃進見是冬十月復請乞骸骨越十五
日吉治行俾禮部選官護送瀕行諭公日朕復召汝

汝其來也公既抵家出賜金修祀事遍召親故宴飲爲樂置觴盡拜丹溪墓載酒造邑中從所知叙平生歡用昭恩貺之隆甫旬餘疾作公自知不治將易簀召諸子姓訓之積善守法且告以不能補報爲身後愧言已而逝享年八十有二卒之明年春二月勅命行人翁綬諭祭于家御製祭文褒奬備至且載國史公歷事兩朝藥餌所施奇効不可殫述金縑楮幣上尊珍饌駢蕃之賜殆無虛月公平生亦誠慎寅畏未嘗少有過差是以遭逢眷知終始一致自古迨今士之榮幸蔑以加焉蓋公之學出於丹溪丹溪之學源

深而本固非近世醫家者流所可比者余最得其書讀之爰自易水張氏河間劉氏東垣李氏聽百載泝而上焉極素問靈樞宗旨推天人交合之理辨陰陽偏勝之氣其識卓以明其說詳以密以故見之於用能起死回生動若神助一洗拘方泥法之陋誠儒者格物致知之急務也公以所得于丹溪者觸而伸之類而比之研精覃思明體適用宜其遇病施治若矢發機必中正鵠彼不善爲射徒袖手撫弓莫知攸措焉公今已矣後之人能知丹溪之學者皆公有以倡起之也

戴元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學於丹溪朱彥修初仕御醫事　太祖藥餌輒效風雨即免元禮朝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上病少間輦出御右順門召諸醫官治疾無狀者盡付獄獨召元禮至榻前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無恐　太孫即位誅諸侍醫者獨拜元禮太醫院使遼簡王肅莊王慶靖王皆奔喪至京聞太孫道　太祖語哭問勞元禮簡王題仁義字大軸莊王靖王為贊詠賜元禮或曰　文皇以舊恩歷元禮院使者誤也初洪武丙寅　文皇患瘕韓公懋治久不愈請元禮至問所用藥曰是也又問　文皇嗜

何物曰生芹元禮曰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視之皆細蝗也晉恭王病亦請元禮得愈病已復發卒　太祖怒逮治王國諸臣元禮侍曰臣嘗奉命療王王飲臣藥數矣臣對王病毒在膏肓即復作不可治今果然　太祖遂釋晉王諸臣尚書嚴震直病　上令元禮往治之否且償命一劑而愈有妃嗜燒酒腹痛治之愈曰十年必復發不可治後十年竟病腹痛死

王賓者吳中高士願受元禮方書元禮索賓拜師事我我與方書賓不肯一日詣元禮值他出有書八冊案上賓袖去元禮歸驚嘆自失賓不娶臨終以其書

授盛啓東韓叔暘仝吉

戴思恭傳

李濂

戴思恭字原禮以字行婺州浦江人也家世儒業究心醫術而志在澤物少隨父𡐒從步至烏傷從朱丹溪先生游先生見其穎悟絕倫乃盡授其術原禮以之治療諸病迬迬奇驗其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面赤口譫語膚發紅斑他醫投以大承氣湯而熱愈極原禮診之曰左右手脉皆浮虛而無力非真熱也張子和云當解表而勿攻裏此證似之法當汗遂用附子乾薑人參白朮爲劑烹液冷飲之大汗而愈方氏子婦瘧後多汗呼媵人易衣不至怒形于色遂昏厥

者殆欲灌以蘇合香圓而活自是聞人足音更畏失聲頓厥逆如初原禮曰脉虛甚重取則散是謂汗多亡陽乃以黃芪人參日補之其驚漸減至次旬而愈

松江諸仲文盛夏畏寒身常御重纊食飲必令極熱始下咽微溫則嘔他醫授以胡椒煮伏雌之法日啖雞者三病愈極原禮曰脉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真云火極似水此之謂也椒發陰經之火雞能助痰秪益其病爾乃以大承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度頓減纊之半復以黃連導痰湯加竹瀝飲之竟瘳姑蘇朱子明之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前人以爲厲所

懸莫能療原禮曰此鬱病也痰閉于上火鬱于下故
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是已遂用重劑涌
之吐痰如膠者數升乃復初樂原忠妻亦蘇人因免
乳後病驚身翩翩然如升浮雲之上舉目則室廬旋
運持身弗定他醫飲以補虛治驚皆不驗原禮曰左
脉芤且澁神色不動是因驚致心包絡積污血爾法
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斗即愈留守衛吏陸仲容
之婦病熱時見神鬼手足瞤動他醫用黃連清心湯
不中原禮視之曰形瘦而色不澤乃虛熱耳法當用
東垣甘溫除大熱之法爲治即經所謂損者溫之也

廣人參黃芪而安他若此者甚衆當時游丹溪之門
者弟子頗多惟原禮父子最得其傳父早卒原禮盛
行乎浙之東西晚年遭際　聖明以名醫被徵爲御
醫積官至太醫院使宋學士景濂有文贈之亟稱其
醫術之妙非一時諸人可及平生著述不多見僅有
訂正丹溪先生金匱鈎玄三卷間以己意附著其後
又有證治要訣證治類方類證用藥總若干卷皆隱
括丹溪之書而爲之君子以爲無愧師門云
嵩渚子曰學貴淵源道須傳授是故師心自是者術
必疎宗非其人者業斯謬矧醫之爲道也以人命死

生爲寄而可以苟簡草率爲哉原禮之學得諸朱震亨彥修而彥修之學得諸武林羅大無羅大無得諸荆山浮圖氏而浮圖氏則劉河間守眞之門人也守眞之學實得之於内經寥寥千百年而錢仲陽氏首發其秘金元之劉張李三子益闡其說丹溪崛起大江之南大統會而斟酌之原禮乃其高第弟子也篤志精思百發百中是故聲聞四馳大顯其術于 本朝褎然爲名醫稱首余竊惜其著述鮮少恐無聞于後世輒採摭遺事以爲傳俾方來有攷焉

太醫院使徐樞傳

徐樞字叔拱華亭南橋人其先宋濮陽太守熙遇異人授以扁鵲神鏡經頓有所悟遂以醫名世父號神翁元海鹽州醫學教授樞少傳其術兼學詩於會稽楊廉夫會天下亂晦迹田里洪武乙亥年四十餘始以薦爲秦府良醫正出丞棗強召爲太醫院御醫累奏奇績陞院使告歸展墓　宣宗親賦詩送之年八十致仕又七年卒有足庵集行世子彪字文蔚亦以醫名治代王及昌平侯楊洪病皆起於危殆遂擢御醫陞院判每入侍疾必進敬身之諫　景皇嘗問藥

性遲速對曰藥性猶人性也善者千日而不足惡者一日而有餘問攝生對以固元氣其隨事納忠類此

太醫院使謚恭靖蔣公用文墓表　楊士奇

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太醫院判蔣用文卒於北京初疾且革手自爲啓附進　上時在文華殿得啓駭愕親御寶翰遣中官問復有欲言用文強起拜命言臣所愧恨者不能報盛德耳又爲書與其素所厚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訣明日卒命兵部給驛舟還其喪遣中官督治祠墳後六日　太宗皇帝賓天踰月　上嗣大位明年改元洪熙詔贈用文奉議大夫太醫院使特謚恭靖遣官賜祭而官其長子主善爲太醫院判主善以治命求墓文士奇與用文同事

上於春宮相知實深用文官太醫其所以受知於
上者能隨事獻規益有問必正對以是甚見親厚
焉而非專以醫也用文明當世之務其哀矜惻怛之
意存於中間與之言未嘗不忠愛惓惓也　上嘗論
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耳正氣完邪氣無自入矣
又問卿於醫效率緩何也對曰善治者必固本急之
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言關於理道槩類此
用文初入太醫院為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自是專
侍文華殿其於醫主李明之朱彥修不執古方而究
病所本自為方故所治恆十全王公貴人下逮賤隸

細民有疾衆所難愈者謁用文多愈如用文謂不可愈即無能愈者凡所愈報不報不計爲人恂恂醇厚恭謹有行義其自幼以孝聞鄉里十餘歲能自樹立襲祖父業而用儒醫起家在京所居近市闤一齋深邃明爽題曰靜學又治一齋公署左偏題曰緝熙圖籍充牣稍暇即齋中研玩讐校未嘗釋卷喜爲詩文遇名賢所製率自抄錄蓋雖老學問不倦文人韻士過從者無虛日賓至必置酒或五行或七行吟詠爲樂與人交表裏始終一致沒之日無貴賤戚疎咸嗟咨悼惜曰善人已矣年七十有四蔣氏之先家魏州

金國子助敎曰安中以直諫顯泰和間其孫應茂徙揚州之儀眞生夢雷元揚州路醫學敎授生伯讎舉進士崇明州州判洪武初用薦召爲史官以疾辭遂出爲蘭陽縣丞居官有惠政其配魏氏文考妣也用文諱武生以字行娶王氏

蔣恭靖別傳

陳鎬

蔣用文初名武生以字行其先魏人世有官業洪武初伯讎者由元進士用薦爲史官以疾辭出爲蘭陽縣丞徙居句容之龍潭入都城用文早承家學尤邃于醫初入太醫院爲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日侍文

華殿其醫主李明之朱彥修不執古方而究病所本自爲方故所治佰十全王公貴人下逮氓隸有疾衆所難愈者謁用文治卽愈謂不可愈無復愈者其報不報未嘗計受知　仁廟隨事獻規多所弘益　上嘗論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耳正氣完邪氣無自入焉又嘗問醫于卿故率緩何也對曰善治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是以聖人戒欲速也永樂二十二年秋卒壽七十有四　上甚悼之遣中使護喪歸督治祠墳明年改元三月下詔特贈謚曰恭靖子四人長主善佩服家敎精于脉藥　仁廟嘗論用文曰卿

有子矣用文卒歸葬復遣中貴召赴京諭慰再四賜織金襲衣即月授御醫尋陞院判復出宮媛三人李彝徐以爲繼室恩賚甚厚景泰間陞院使壽七十有七卒次主敬別號直内齋讀書脩行業醫濟人不異其父兄壽八十五卒次主孝別號樵林居士業醫之暇雅喜吟咏正統初與蘇雪溪沈嵊峒劉草窓王金粟爲詩社後諸公沒復與賀存誠張友竹諸君子相唱和所著有務本齋詩及樵林摘稿若干卷子誼別有傳次主忠性頴敏持重叅承庭訓兼嗜儒術別號慎齋爲詩文得古法所著有慎齋稿金陵紀勝續郢

小稿詩法鈎玄童子啓蒙脉訣本義等集藏于家

蔣用文傳

陳鑑

蔣用文名武生以字行其先居魏州五世祖安中金國子助教以直諫不納棄官攻醫曾祖應茂從楊之儀真祖夢雷元楊州路醫學教授父伯雝舉進士崇明州判洪武初召爲史官以疾辭出爲蘭陽丞用文少頴悟讀書過目成誦六歲事學從里中師有贈師萬年松者命賦詩即就曰使者來西嶽採松云萬年佳名雖自好何不長參天師驚喜曰是兒已見才器既而隨父官寓日公暇持所業質之聞說無疑問文

大奇之曰吾有嗣矣文殁歸儀眞舊業廢于兵燹江古雞句容採山搆室居之大肆力于經籍久之得聖人深意乃習醫家言會同異約其要而綜之取正于術之精善者而受其秘于是決死生定緩速治劾無一不中者由是用文之名驅四方矣孝事母魏夫人情依依不去左右食飲非躬治弗進夫人病被衣而不交睫者數月夫人老郡縣交辟不就曰吾不能舍一日養以邇祿利也夫人殁當洪武中始受薦入太醫院時朱彥脩弟子戴原禮爲院判擅其術人無有當其意者見用文喜曰君儒而爲醫吾道必

矣遂言于 上授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典幹成務

僚類所歸 仁宗皇帝在青宮用文日侍左右承

顧問隨事獻規益甚見親禮嘗問保和之要對曰在

養正氣正氣完邪氣無自而入又問御醫效率緩何

也對曰善治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

欲速也 仁宗稱善及課績特命光祿置宴于院賞

之旌其忠勤又嘗命工部爲營第用文入叩顙謝曰

臣荷恩德萬不一報又敢靡公費以益愧悚也再辭

乃止其就故人居之一室蕭然晏如也用文病且革

手自爲啓附進有曰臣老病死不足言惟恨不能有

報大恩伏願清心寡慾慎加保養以輔　聖治以安
萬姓　仁宗得啓驚嘆親御寶翰遣使慰問及卒命
兵部給驛舟還其喪督治祠墳于中官　仁宗即位
詔贈奉議大夫太醫院使特謚恭靖遣官諭祭官其
長子主善爲院判用文醇厚恭謹知當世之要務其
忠誼愛君之心惓惓于語言故能受知于　上所以
慰問誥祭之辭皆懷念忠誠揄揚學術以明　上之
不忘也居兩京三十年王公貴人下逮賤隷細民愈
其疾而著神效者歲不少貧者報之曰吾非爲報爲
爾醫也卒皆不受善交友始終不渝宗戚尤洽恩義

獎勸後進非義之言恥出其口志嗜學雖老不厭治一室于公署之傍者顏曰緝熙于家居幽屏之所者顏曰靜學皆盛貯羣籍暇輒翫閱其中時忘食寢或謂曰子老矣何勤益至是耶用文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猶箴儆于國俾臣下朝夕交相告戒乃作抑詩以自儆卒諡睿聖武公吾雖老幸未就木而敢以怠荒棄厥躬哉或又曰緝熙靜學意有說乎用文曰學有緝熙于光明成王之言也非靜無以成學諸葛武侯之言也吾志在是其爲詩文有靜學齋集若干卷卒之日無貴賤疏戚咸咨嗟悼傷曰善人亡矣乎

四人主善主敬主孝主忠皆立行有文風

太醫院院使仲君蘭墓志銘　　李東陽

曩仲君維馨自言吾非老壽者自是不過可度十歲時方彊壯無疾疢予頗訝之今年計至其時僅十歲耳君以醫名每聞其切脉決生死壽夭多奇中此尤奇者固以醫故邪抑其識見有絕人者而非獨醫也卒之日其子禮部主事棐在京師奉禮部右侍郎傳公狀泣告予曰吾父恒言必死得先生銘今敢以請然則君固已計及此矣其亦可念也哉君諱蘭字維馨先世本揚州人　國初居寶應亦揚地也高祖明齋元醫學教授曾祖彥霖祖恭世不易業考諱旺贈

尚寶司卿君爽父甫七歲母鄭宜人矢不貳志鞠成
之君稍長通醫學諸父莫能屈每以試人輒中天順
成化間伯父昶被徵官太醫院判及闋服再上君皆
從行名漸彰求之者戶屨常滿尤攻楷法嘗以所書
上進 憲廟以爲能命試字中書三年授中書舍人
又數年仍以醫入直御藥進藥輒効陞尚寶司丞後
皇太后違和獨被秘吉膺專任累四十餘日功旣
奏特陞卿尋命掌太醫院事 上嘗令診脉奏曰
聖躬萬福患微在脅耳時中官皆不預知因稱旨賞
賚殊厚君世戍廣西間以請特改醫籍蓋曠典也又

數年陞右通政蒞事如故屬在告累用　憲廟既瘳
留趣召君時已不及　今上即位左遷太醫院使尋
念春宮舊勞特賜幣焉未幾以疾告歸其鄉四年卒
君長身偉貌論議亹亹其爲人敦雅和厚以文義緣
醫術不局方案其理院事力去宿弊擇羣醫少俊者
汲引之皆有名尊賢樂善能赴人之急以伯父教育
恩歸其父子二喪禮葬之周其後甚厚重時祀雖旅
寓必割牲殺客以爲常尤敦母事滌濯備至雖在遠
外必時致鄉物既貴累貤封命力揚母節有司聞之
爲請于朝旌爲貞節之門其歸也母就孫養居京師

因留其妻俾備甘旨獨處鄉邑旁無廢侍忽思歸甚
累請還比至閱月而君疾作君知不可爲重傷母意
不以告蓋至死無遺屬也是亦可悲矣子秉舉丁未
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今官本舉庚戌進士授刑部
主事君聞之欣然弗樂曰吾世以活人爲業刑官寧
能保不誤殺乎及聞本坐累補汝寧府通判喜曰釋
重負矣

太醫院院使暘谷吳公傑傳

唐順之

公名傑字士奇武進人也其爲醫始公之高祖肇父寧贈太醫院判公之學自青烏氏書風角雲氣占經李虛中子平之術金丹內外秘訣無所不通醫特其一技耳然竟以醫至大官其於醫精究古方書而善脉其治病不純主古方書而一切以脉消息之有初若與証相反而卒無不効者其於奇疾尤効也弘治間以明醫徵至京師遂以醫游諸公卿間公醫旣精而儀觀磊落闓達善談說穎然見鋒鍔於是諸公卿爭迎致爲上客京師諸老醫與公同時所徵諸郡國

醫莫不望風下之是時都御史王鉞鎮大同奏乞吳某調治邊軍未及行御史顏願壽給事中李良度皆奏言吳某宜在供奉不宜棄之邊地下禮部禮部尚書集所徵郡國醫試之卒無踰公者故事高等入御藥房中等入院最下遣還郡而當遣者若干人公為之請曰國家三四十年纔一徵醫耳若等幸被徵又待次都下十餘年而又遣還誠流落可憫願不入御藥房而與若等同入院尚書義而許之正德幾年掌院事李宗周竟薦公入御藥房而同薦者凡八人有與宗周同官爭權者因左右譖之上曰宗周所薦多

私人且通賄實不能醫　上曰吾當自試之時　上病喉痺遂按名召公一藥而愈　上喜甚嘆曰有醫若此乃不以醫朕耶因厚賜公詰責譏者而謂宗周爲忠公自是得幸於　上　上每病未嘗不屬公公治之未嘗不立愈一日　上獵射還憊甚感血疾公進犀角湯愈命進一官賜彪虎衣一嘗幸虎圈虎騰而驚公療之愈命進一官賜五十兩表裏一領之試馬御馬監腹卒痛公進理中湯立愈賜繡春刀一銀三十兩自是　上所游幸公必從嘗侍　上臥至以肩倚　上或摩撫玉體有不以屬左右近幸而以

屬公其分御膳嘆公有左右近幸所不能得而公得之自醫士十日而遷御醫自御醫三月而遷院判凡一愈病則一遷爲院判當遷者數矣公固讓三年而遷院使　上親寵益篤嘗欲以禁衛銜公賜蟒衣公謝曰臣以藥囊侍　陛下此非臣職也　上乃止某年　上南巡公以醫諫且泣曰　聖體尚未安不宜遠行　上怒曰汝醫官也敢乎叱左右挟出公留京師駕行至淮漁於清江浦遂病還臨清夢見公急遣校尉召公公馳至臨清見　上　上泣曰而不憶我耶公亦泣遂扈從還通州時權彬握兵在左右見

上病一旦不諱懼誅欲據窟穴爲亂力請復幸宣府公脉已驚甚密言諸大奄曰病亟矣幸可及還內耳脫至宣府不諱吾與若輩卽死寧有葬地乎奄以爲然乘間百方說 上 上意動而彬亦數從公覘問上病何如卽詭言曰且愈矣勿憂也已而 駕還京師崩彬坐誅 毅皇崩之幾月而公亦致仕去矣旣致仕留居京師遣其二子徧從翰林諸名公游壬辰子希孟舉進士以才廉擢給事中於是以恩進公階朝列大夫甲午子希曾舉于鄉自某年公還武進脩葺室廬治田園爲終焉之計公旣老居鄉不復爲

人治病而親戚故人有奇証或病危甚衆醫所不能治者乃以請公公亦問往往則應手愈居間誦老莊氏書參同金丹內外秘訣以冀所謂長生也其自號暘谷者谷者神也或曰暘谷海東仙人所廬歲時與里中故人雅歌彈碁飲酒爲樂酒酣數語及　毅皇時事出所賜衣物未嘗不泫然流涕也久之希孟爲廣信知府懇乞致仕歸養歸數月而公卒始公每自詫得丹訣指其小腹謂人曰此中有物矣先卒之一日余往候公公紫色瑩然如平生希孟曰唐翰林在公點頭卒時神氣不亂整衣端坐口云好好遂卒年

七十有八嗟乎公信多奇矣哉希孟居鄉有志嚮師事徐養齋先生而友余余是以得備聞公之行事爲傳而叙公在　毅皇時事獨詳焉以見公之遭遇以俟國史傳方技者有考云

太醫院院使進通政使司右通政陳公寵墓志銘

徐縉

嘉靖巳丑太醫院院使陳公上疏乞致仕詔可之進通政使司右通政以寵其歸歸十有四年壬寅七月二十一日卒陳之先自臨淮扈宋南渡占籍於吳元有翰林院學士同知太醫院曰良炳者以醫鳴實七世祖曰本道者贅孟景暘氏又傳其小兒醫遂名家實五世祖本道而下四世皇太醫院院判贈院使曰公賢實父贈宜人史氏實母公諱寵字希承一字希正別號春齋少宦學京師從事佔俾院使府君方以

其術顯諸公貴人造請治疾者無虛日每命公代治
公曰是亦足以行吾志矣因博覽古今名醫家書參
伍推廣治疾無弗効名聲日起弘治初選入院為醫
士入視　東宮疾奏功遂入御藥房供事時　孝廟
留心藝文閱永樂大典擇秘方親灑　宸翰賜尚藥
諸臣公以下僚獲預一時以為榮久次當歷御醫請
讓吏目錢益論者多之正德初有言醫垣多冒濫詔
考覈公仍居第一始授御醫供事如故更數載擢南
京太醫院院判掌院事九載考績會　今上踐阼大
臣知公者薦公藝精術良不可使去左右乃留為院

使俄親　上疾奏奇効特賜金帶視四品兩宮逹和
數命公進藥及奉命視大臣疾賚賚有加好進者猾
嫉之公哂曰吾以布衣大都幸際　聖明榮遇至此
過矣止足之戒吾其敢忘亟引疾乞罷疏再上乃得
請他日　上顧左右曰陳寵年未老步趨尚健柰何
去耶其被眷知如此公姿宇秀發望之偉如忠信孝
友出自天性事親色養備至與兄弟分烟念兄勤苦
發世悉以祖產讓其孤周卹姻族緩急畢志其察脉
處方意見明思慮審得家學之傳柳往往有得於不
傳之妙故所治無不刻期愈者然未嘗責報雖蓽門

圭竇之家不忍拒也少為暨襄惠公所甄許且與有
運逮襄惠任冢宰當路公未嘗有所干謁在南院尤
見禮於大司馬白巖喬公燕語朝夕終不及私既歸
老吳中日與諸公結社以觴詠自娛談及國朝典故
亹亹不倦間徜徉山水間竟日忘歸余竊意其多壽
乃一病遽弗起春秋七十有四遺命勿請卹典曰誤
恩不可重叨也君子謂公賢而知權仕而忠疾而不
亂

太醫院使韓公茂傳

公茂蘇州吳縣人邃于醫洪武中金華戴原禮事
上藩邸薦公茂自代初爲良醫正永樂元年陞太醫
院判歲餘陞院使小心恭勤　上甚重之至是卒遣
官賜祭命以三品禮葬之

太醫院判韓凝傳

韓凝字復陽系出魏國忠獻王琦精于醫張氏入吳

牧引士類凝隱居不仕子二奕夷奕在隱逸傳夷字

伯翼少失母凝命奕育之爲後因名詒孫洪武中爲

郡醫學正科永樂二年從兄太醫院使奭言於　上

召授御醫改名夷字公達賜第致和街繼陞院判奕

卒陳情得賜假歸葬仍給驛費永樂十一年扈駕北

巡歸病不能朝　上命中貴視疾遣人䭾卜旣沒敕

俾賜葬祭視三品奭字公茂凝弟泙之子洪武末爲

燕府良醫正從　文廟靖難陞太醫院判進院使扈

爲北巡永樂九年歸京卒亦用三品禮葬夷兄弟同
時被遇仕皆通顯而夷子傳亦官御醫與奕子有有
子充奕從子襄皆守世業

太醫院判韓公達傳

公達故院使公茂之弟爲人方廉自持醫術與公茂齊名初舉郡醫學正科永樂二年擢太醫院御醫十年陞院判凡御用藥餌皆躬自精製非躬製不以進既卒賜祭命工部給棺葬之禮如公茂

太醫院院判贈太醫院院使諡襄敏袁公寶墓表

楊士奇

余仕於朝三十年同朝自六卿及近侍諸司凡其操行賢否才藝高下槩知之至同僚同志相資相悅於一家兄弟若太醫院判袁士珍蔣用文者寡矣士珍家蘄春用文家儀眞中歲相値爲同官輒相親愛士珍明爽果毅用文溫恭詳雅兩人於職事能各遂所長而虛心相從始終未嘗一毫異意而距數月兩人皆卒初　仁宗皇帝在春宮余爲諭德與士珍用文同侍監國者最久有往還之好用文既沒表其墓士

珍墓嘗許爲表歲久未暇忽今八年矣心未嘗忘也
士珍袁氏諱寶士珍字也其父仲和母戴氏士珍事
父母孝洪武中父名傳兵籍當行士珍甫成童請代
行所司以其孱弱不聽士珍彌激厲爲精悍作氣揚
揚乃聽之既至京師選充樂舞生從　太宗文皇帝
之國于燕時金華戴原禮以名醫召至士珍奉旨從
授醫業後從入金華山中往來十餘年遂得丹溪朱
彥修之傳　文皇帝靖內難躬親兵革者數年士珍
皆侍行有保和功內難平授承直郎太醫院判進承
德郎士珍事上小心敬慎一時勳臣貴戚之家有疾

學士迎之無不效者或貧與賤者以急告亦趨赴未嘗責報而雅厚文學士多德之士珍處人以誠人有過不爲苟容能改輒歡然相親無宿怨意涖事人服其公於利取予必度義永樂廿二年十月十二月卒春秋六十有二訃聞　仁宗皇帝悼惜不已賜賻及棺命有司給舟車遣中官護喪葬南京安德門外明年五月賜太醫院使遣官賜祭備始終之恩云先是四方士以醫召至隸太醫者累千人皆能道袁蔣氏之德賢卒皆追慕之至于今未已或有宿恙輒嗟咨相謂袁蔣在吾屬不及此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爲

哉蓋士珍之所可重非獨其醫之良也

太醫院判徐公彪墓志銘

姚夔

公姓徐諱彪字文蔚世業醫自晉濮陽太守熙受扁鵲神鏡于異人後秋夫文伯得此聲于齊梁間迨宋南渡有以侍醫扈從居嘉禾元大德間號月翁者爲鎮江路醫學提領遷華亭月翁子號雲隱者爲松江醫學提領遂家南梁雲隱子子暘不應召暘號清隱處士以姊伸子可豫繼後官海鹽醫學教授贈奉議大夫太醫院使以子叔拱貴也叔拱號足菴嘗遊揚鐵先生門醫學益明自秦府良醫正入爲太醫院使受知宣廟眷顧優異賜御製詩畫誥告焚黃遣中

官二宮人一護送之還尋賜金帶致仕初足菴爲良醫時公侍盡子職寓魯菴許文正公遺址王扁以魯菴人遂稱以魯菴先生及歸以詩畫適情自號希古人以希古先生稱之正統乙丑徵入太醫院時代王久病腫公受詔視之不旬日而起及昌平侯楊洪疾篤于邊復以公治之而愈繇是能績升聞乃留御藥房戊辰擢御醫景泰辛未陞院判尋階承德郎寵賚屢至嘗侍疾懇進敬身之諫問藥性遲速則曰藥性猶人也爲善千日不足爲惡一日有餘不可不愼又問攝生則對以內經固元氣爲本其乘機而諫類此

又嘗預修中秘書著本草證治辯明十卷論咳嗽條
傷寒纂例各二卷公質直洞達善譚議不阿不驕人
有急者往治之弗圖其直貧者反周以薪米怨者反
報之德其所存忠厚亦類此

太醫院判李公可大傳

李可大字汝化河南杞縣人與昴同時爲諸生因母病遂徧覽醫書久之忽大悟曰虛扁在是矣出而鍼人無不隨手奏効者公用藥好以奇勝不拘舊方一拜人毋年四十餘手大指忽壓因偃仆不知人事公診之曰此必月信至而適爲冷水所觸也問之信然用當歸甘遂湯而愈一婦人產後大喘醫戒用參公診之曰此孤陽絕陰也正宜用參遂加蘇木爲湯飲之喘立止時新鄭相公家居聘公視疾公至診其脉曰公心脉如蝶鼓翼越五月當大拜抵期果應于是

公名振兩河矣因勑公入太醫院授修職郎將朱鎔未子甫一歲晝夜啼不止請公醫之戒勿見晃殺盡咎忤公日但隔壁聞聲足矣朱許之公日啼兩不哭為痛用桔梗湯調乳香灌之即愈有族母年七十餘中酒昏迷無氣諸兒以為已死將入殮公至見目赤陷心尚溫日此毋不死吾能起之諸兒涕泣求救公取井底泥塗毋心上用黃連葛根湯灌之巳而果甦于是邑中相傳公能起死人公日彼自不死耳特熱逆氣滯其狀若死故能起之非眞能起死人也李進士病虛損痢疾腹痛異常公用人參五靈脂治之衆

醫皆訝曰二物相畏柰何同用公曰不聞相畏而後
能相使乎藥下果愈鄢陵陳令病傷寒皆沉將屬纊
公診脉曰此可救也用竹茹犀角灌之而愈甯縣尉
亦病傷寒身皆冷口出清水公診之曰陰毒已極用
附子一味醫之亦愈邑諸生董養性發熱口乾久而
咳嗽吐血醫皆以爲虛症公診之曰汝脉結結爲鬱
症非虛也用蘇子香附益智等藥數服而愈董大奇
之因乞爲弟子以學醫焉後陳公巡按中州令公恩
不置手書與予曰李御醫有活命之恩可給扁獎
之而公已卒矣年六十有九

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墓志銘　楊士奇

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字彥如大臣嘗言其文學於
上時方修永樂大典即用爲副總裁後修五經四書
及性理大全書又用爲纂修書成皆被寵賜於是知
彥如者皆爲之喜且意其將有詞林之遷也而彥如
亦冀得一職於此爲其親榮未幾以母喪去又未幾
以病不起嗚呼惜哉彥如沉實溫雅有行義自其少
篤志學問手一卷祁寒盛暑不釋嘗受經翰林承旨
金華宋先生爲文章貫穿經史優柔縝栗或豐或約
必歸宿於理今祭酒胡公教諭華亭時首舉爲訓導

十改 相醫 如水事

既而淛江布政司聘考鄉試華亭滿九載天官考最
當陞太子少師姚公言其遂於醫詔陞太醫院御醫
會浙西水有言彥如知水事者又奉詔從令戶部尚
書夏公往治之士恒患有所負挾無所遇而不見試
也若彥如所長數數見用於世彰明如此其可無憾
也矣彥如系出宋南陽侯仲鏞生士翮爲武節大夫
處州兵馬軨轄因家處州士翮生武義郎不玷官浦
江子孫又徙家焉曾祖崇係祖必俊父良人又徙蘇
之長洲故彥如今爲長洲人母鄭氏

太醫院御醫沈玄墓志銘

楊士奇

仁宗皇帝在東宮二十年太醫惟院判蔣用文最見親藥非用文製不進一日用文病且殆 上親御寶翰遣中使即其家問之且問脫不起醫士誰可任者用文薦沈以潛氏名附中使以進用文卒踰月 上即位擢以潛太醫院御醫後數月士奇親聞 聖語用文眞知人以潛眞不負用文舉士奇自是始議以潛而與之往還沈之先世皆以醫仕宋南渡由汴徙蘇之長洲思陵嘗書良惠二字賜其家謂其醫之良有以惠民也至今鄉稱良惠沈氏元爲醫學提領諱

瑛者以潛高祖也曾祖諱彥才平江路醫學錄祖諱德輝江浙行省醫學提舉考諱綱妣李氏以潛諱玄丞喪父能自刻勵於學幾冠盡究其先世之傳進而明於素難仲景諸書及潔古東垣諸家不執古方每審求病源隨證用藥用之必効有爲庸醫所誤而殆者往往求以潛而安而能報與否一不計也一時鄉之老於醫者多服之而求者日接踵戶外矣郡守舉醫學正科以母老辭禮部以名醫致至隸太醫院即見重於上官有所疑恒就講論暨擢御醫爲　上所信用屢奉命往視總兵官疾而京師士大夫尤多德

之宣德壬子秋以潛得疾久未瘥自嘆曰命其止此
也夫又聞其長子死疾益加是年十一月三日卒於
北京春秋六十有四工詩好琴閒暇焚香一再鼓自
適未嘗求知於人故知者亦寡

太醫院御醫盛寅墓表

錢溥

盛故蘇之世儒宋參政文肅公度之後南渡徙蘇之吳江至啓東先生兼攻醫故蘇之稱儒醫曰盛氏者蓋先生始也先生仕于朝爲御醫以正統辛酉九月二日卒于家年六十有八予聞蘇有王仲光先生洪武間以古學醫道自重人不得見其面惟太史陳嗣初先生御醫盛啓東先生得其傳故二先生各以其學顯于時而重于天下及正統丙辰來京嗣初先生不及見矣得見先生先生體貌修整美鬚髯言動介然不諧于俗予喜得侍同朝幸也詎虞是歲一疾以溘悲

夫先生諱寅啓東其字別號退菴曾大父宗仁大父寓翁父居密母朱氏父初戍寧夏先生獨與母居入庠力學有能詩聲十四喪其母墓祭無遺禮寓翁異之曰他日大吾門者是兒也益加誨勵開遺學醫得其妙父既代歸而家尚窘先生儉[illegible]闔門售藥以養親永樂乙酉郡大夫薦授醫學正科名曰振庚子至京求療者戶不能容 太宗聞知召對稱旨曰此醫流中狀元也即日授御醫寅與禁密眷賚殊厚甲辰扈從北征先生念父年邁言及輒流涕 太宗憫之假以公務特令乘傳歸省還 仁宗嗣位命掌南京太

醫院事宣德丙午勑進修職郎戊申　宣宗遣錦衣官召仍伴以中使入見寵遇有加常夜直齋宮應制賦藥局圍棋瑞雪等詩御製醉太平詞一闋以賜往衛輝視親王疾有奇效賜白金鞍馬縉綺庚戌扶滿陞正七品俸父踰八十累乞歸養不允請移俸許之月給于家以慰其志又數年卒先生性至孝厚倫理言論切直務導人以善博及經史長于詩醫本難素而加以敏識故遇疾醫無不效且達于治理其爲正科也嘗署郡縣事剖訟督賦不假鞭箠而事集部使者至訪以政體輙陳議咸嘆服去其爲御醫也詠

太宗春秋高不宜遠征侍　列聖顧問必以氣稟虛
實驗國體切事勢以對不肯媕婀脂韋以希寵干譽
其居喪也雖老哀毀踰節喪葬一循家禮不作佛事
學者效之其濟人也不獨以醫藥爲德凡遇人危急
雖原貲不靳若蘇布政使有廉名以事罰役助以白
金五十兩訖其工妹壻顧主事信卒于東廣喪久不
能歸特託所知按察官訪而歸之鄉親莫任叔里謀
舉家貧病贍以藥食及二載其死於縲絏沒於旅舍
者悉具棺歛歸其喪故人子逋賦被繫求嘱所司寬
其徵曰與其屈已求人孰若推已全人之爲愈耶卽

代輸得釋其輕利類此故其沒也遠近無貴賤老幼賫香帛來哭弔者屬路不絕及其葬也啓其配顧孺人合窆而一時會葬者幾千人子男十人二官太醫院一舉進士孫男十一人曾孫男十有八人孰不謂先生之德之學不大顯于時而食報於其子孫也邪故爲之表

盛御醫寅字啓東吳江人少從隱士王賓學醫永樂中以解尸赴京時　上患二股痺弱侍醫以痿症治之累年不効或以寅薦召至待命闕下一內侍徵疾請切脉診曰未見　至尊安得先及公乎內侍服其

言入奏云此醫人大有分曉因道寅語即傳宣入便
殿指　上脉叩頭曰此風濕也　上大然之曰吾疑
胡出塞動至經年為陰寒所侵致此吾謂是濕耳諸
醫皆謬汝言是也藥進立効遂授官後事　仁宣兩
朝皆被眷遇　宣宗尤愛之嘗對御令與同官奕持
賜詩以示寵異他日寅晨入御藥房忽頭痛昏眩欲
絕羣醫束手莫知何疾勅募人療治有草澤醫人請
見投藥一服遂愈　上奇之召問所用何方對
曰寅空心入藥室卒中諸藥之毒能和諸藥者甘草
也臣用是為湯以進耳非有他術也　上詰寅果未

晨發而入乃厚勞其人云

院吏目劉溥傳

劉溥字原博長洲人祖彥敬事　太宗於潛邸爲良醫父士賓太醫院判溥夙敏侍親遊學兩京研覃載籍尤精於天文律曆之學有志用世宣德初以文學徵有言其善醫者遂以爲惠民局副使己巳之變知者交薦不報滿秩調太醫院吏目非其志也其醫通內外科然恥以自名雖官爲醫而日惟以詠詩爲事風致甚高善接納無所擇文武雅俗各得其驩膺坐中談辯風生聽者傾耳其詩初喜西崑所擬輒似晚益奇縱自經時變悲歡歎憤一寓於詩當時有晏

鍾王漎湯胤績蘇平諸人以詩自豪號十才子每推
溥爲盟主云溥所著有草窻集若干卷

蘇州府醫學正科盛偁墓志銘 附　　祝允明

公諱偁字汝弼智識超特幹力雄敏成化中丘公來守郡郡缺醫正科有薦公於丘公丘公固信重公又公兄汝愚丘公同年進士也即奏以授公公既仕所以攄達猷為鋒鋩而鑑瑩襲畜而輾轉時則以幹用鳴故論者閙公稱其世然至施其術以起聲立其節以正物者猶有述焉西江醫賈為丘公鄉士中郡中黠以法黠衆斂百金壽公乞解公曰吾利也而賣丘公法私負丘公知吾不為黠夫更屬一時宦時宦祝丘公更峻其語丘公益怒將重其手會丘家人疾召

公丘公道其事公曰兕固當辟自有常刑如以延重
之法不平抑將非公鄉井利丘公意解就末減聽知
還餽公金竟却之徐氏二子父死訟論財其少內五
十金請公助公言若理曲能倍金吾爲若處之少倍
以進公召其長數曰而父骨未寒而若是不戚怫父
吏目鄉邦覘耶然而窘而弟少搭吾諭而少少禪屬
若得否長感泣即以金畀之二子遂寢訟睦如初大
商與郡貳姻匿稅公飭部人發之論如法周氏子負
賈進懷寶玩質錢約厚息公以交其父謝去語父坐
袁治行破君家矣父感從而免袁養正先當後落妻

病心殆哀持金求治公曰君婦用貧病復減金以加
病乎辭而予之藥良愈汝愚登第而卒養嫂撫孤爲
補蔡二十年無怠王氏婦病衆爲陰虛治轉甚公視
之曰濕痰耳令其夫按患處痛殆絶灌以瀆癰藥數
日乃王端毅公撫江南得疾臥南京衆治以痰絡劑
中繇召逆公往公視謂痞也從而瘥暢侍御當暑病
似熱重裘襲衾閉塗室中不勝冷或治爲傷寒後
熾公公望而切之所謂熱極似陰是爲中暑啓室撤
衣被塗以搗葱進香薷湯一啜而蘇再索食三病已
尚書似公患風癱公飲之藥酒盡三石起似與家宰

馬公吳文定王文恪二公舉薦入太醫尉以止公願
戇琬辭談議辨亮一時名卿結納徧四方晗如鄭當
時位官守行其志者四十年得子亦晚既踰六十舉
其循子早以自代遂致仕別號春雨以見志生正統
辛酉四月卒嘉靖癸未九月年八十三

王安道履傳

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學醫於丹溪朱彥修遂盡其術嘗謂張仲景傷寒爲諸家祖後人雖多立論不出其藩籬且素問云人傷於寒爲病熱言常而不言變仲景推寒熱之故履乃備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又謂諸病陽明篇無目疼少陽篇言胸脇滿而不言痛太陰篇無嗌乾厥陰篇無囊縮凡此必有脫簡以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復者僅二百三十八條乃合作傷寒三百九十七極論內外傷經有其同并中風中暑辨議名曰溯洄集共一卷標題原病式一卷百病鈎

玄二十卷醫韻統一百卷履篤志於學博極羣書爲
文若詩皆精詣有法畫師夏圭行筆秀勁布置茂密
評者謂作家士氣咸備元季遊華山作四十餘圖書
紀遊詩甚工至今藏好事家

王履傳　　李濂

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學醫於丹溪朱彥修盡得其傳嘗謂張仲景傷寒爲諸家祖後世雖多立論率不出其藩籬且素問云人傷於寒爲病熱言常而不言變仲景推寒熱之故履乃備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又謂諸病陽明篇無目痛少陽篇言胸脇滿而不言痛太陰篇無嗌乾厥陰篇無囊縮凡此必有脫簡乃以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複者僅二百三十八條乃合作傷寒三百九十七法極論內外傷經旨異同并中風中暑辯議名曰溯洄集一卷標題原病式一卷百

溯劉玄二十卷醫韻統一百卷履鶴志苦學博極羣
書爲文若詩皆精詣有法畫師夏圭行筆秀勁布置
茂密評者詩作家士氣咸備云履元季嘗遊華山作
四十餘圖書紀遊詩于其上今江南好事家藏之
嵩術子曰余讀王安道溯洄集二十一篇未嘗不深
歎其察理之精云首篇謂神農嘗百草爲淮南子之
妄嗣論四氣所傷五鬱二陽病中暑中熱之辨咸有
至理非苟作者近時王文恪公鏊有曰始余讀溯洄
集知安道之深於醫不知其能詩也及修蘇州志知
其能詩又工於文與畫也嗚呼畫末技耳詩文猶餘是余於安道之醫深有取焉爾

攖寧生滑壽傳　朱右

攖寧生出滑伯仁後名壽字伯仁世爲許襄城大家元初祖父官江南自許徙儀眞而壽生焉性警敏習儒書於韓說先生日記千餘言操筆爲文辭有思致尤長於樂府京口王居中客儀眞治方脉術有時名壽數往叩之居中曰醫祖黃帝岐伯其言佚不傳世傳者惟素問難經子其習之乎壽遂受之旣終卷乃進請其師曰素問爲說備矣篇次無緒錯簡不無愿將分藏象經度脉候病能攝生論治色診鍼刺陰陽標本運氣彙萃凡十二類鈔而讀之難經又本素問

靈樞之旨設難釋義其間榮衛部位藏府脉法與夫經絡腧穴辨之博矣而闕誤或多愚將本其旨義註而[illegible]之何如居中曰甚矣子之善學也善哉子學之得奧也乎守師說者子識卓理融契悟前訓于過我矣他日以醫名世其子也邪自是壽學日進益叅考張仲景劉守真李明之三家而大同之據其所得投之所向莫不中肯綮既又傳鍼法於東平高洞陽得其開闔流注方圓補瀉之道又究夫十二經走會屬絡流輸交別之要至若陰陽維蹻衝帶六脉雖皆有繫屬而惟督任二經則包乎腹背而有專穴諸經

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宜與十二經並論乃取內經骨空諸論及靈樞本輸篇所述經脉著十四經發揮三卷疏其本旨釋其名義通考隧穴六百四十有七而施治功以盡醫之神秘他如讀傷寒論鈔診家樞要痔瘻篇及聚諸書本草爲醫韻皆有功後學故其行有治驗所至人爭延致以得攖寧生診視一決生死爲無憾生無間貧富皆往治報不報弗較也遂知名吳楚間在淮南曰滑壽在吳曰伯仁氏在鄞越曰攖寧生云生年七十餘顏容如童行步輕捷飲酒無算人有請雖祁寒暑雨弗憚世多德之其治法往往奇

中人間能言之故記者頗多其徒日采表著者成編以傳其在儀眞御史中丞八臣亦家焉其内人病艱於小溲中滿喘渴門僧實頗知醫投以瞿麥梔芩諸滑利藥而閟益甚名壽候其脉三部皆弦而濇壽曰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所謂水出高源者也膻中之氣不化則水液不行病因於氣徒行水無益也法當治上焦乃製朱雀湯倍以枳桔煎用長流水一飲而溲再飲氣平數服病已端君寶毋六十餘亦病小溲閟若淋狀小腹脹口吻渴遂壽診其脉沉且澁曰此病在下焦血分陰火盛而

水不足法當治血血與水同血有形而氣無形有形之疾當以有形法治之即以東垣家滋腎丸服之而瘉三寶廉使仲子之妻恭不花尚書妹也病滯下晝夜五七十起後重下迫且娠九月衆醫率爲清暑散滯痛苦尤甚壽至診視曰須下去滯衆以娠不肯壽曰素問有云有故無損亦無損也動即正產乃以消滯導氣丸藥進之得順利再進滯去繼以清暑利溲苦墜之劑病瘉而孕果不動足月乃產童氏婦年三十每經水將來三五日前臍下疞痛如刀刺狀寒熱交作下如黑豆汁既而經行因之無娠指壽診視之

兩尺脉沉澁欲絕餘部皆弦急曰此由下焦寒濕邪氣搏於衝任衝爲血海任主胞胎爲婦人血室故經事將來邪與血爭作疞痛寒氣生濁下如豆汁宜治下焦遂以辛散苦温理血藥爲劑令先經期十日服之凡三次而邪去經調是年有孕丘仲山女纔八歲病傷食煎煿內悶悶口乾唇舌燥黑腹痛不可忍或以剛燥丸藥利之而痛悶益甚壽遂以牽牛大黃清快藥爲丸以伏其燥利而瘉天寧寺僧病發狂譫妄視人皆爲鬼壽診其脉累累如薏苡子且喘且搏曰此得之陽明胃實素問云陽明主肉其經血氣並盛

甚則棄衣升高踰垣妄罵壽以三化湯三四下復進以火劑乃脫然如故馬萬戶妻體肥而氣盛自以無子嘗多服煖子宮藥積久火甚迫血上行爲衄衄必數升餘面赤脈躁疾神怳怳如癡醫者猶以治上盛下虛丹劑鎮墜之壽曰經云上者下之今血氣俱盛溢而上行法當下導奈何實實耶卽與桃仁承氣湯三四下積瘀既去繼服既濟湯二十劑而愈揚子黔吏陳某嘗臘月鼻衄至正月凡十三日始定其脈實而數治法與前證同蓋馬婦過服剛劑陳過食熊炙飲醇酒皆積熱所致也鄧千戶二妳子七八月間忽

患滯下壽至診視一婢脉鼓急大熱喘悶曰此必死一婢脉洪大而虛軟微熱而小便利曰此可治即下之已而調以苦溫苦堅之劑果一死一瘉張佛兒署月患中滿泄瀉小便赤四肢疲困不欲舉自汗微熱口渴且素羸瘠衆醫以虛勞將峻補之邀壽至診視六脉虛微曰此東垣所謂夏月中暑飲食勞倦法宜服清暑益氣湯投三劑而病如失記其在儀眞時所治若是什無一二焉至正間趙璉守杭州以同里知壽且邀之與俱過嘉興汪澤民病怔忡善忘口澁舌燥多汗四肢疲軟發熱小便白而濁衆醫以內傷不

足擬進茸附趙彥博爭之未決固招伯仁至視其脉
虛大而數曰是由思慮過度厥陽之火爲患耳夫君
火以名相火以位相火代君火行事者也相火一擾
能爲百病況厥陽乎百端之起皆自心生越人云憂
愁思慮則傷心汪君平生志大心高所謀不遂抑鬱
積久致內傷也然抱薪救火望安奚能遂命服東垣
補中益氣湯朱砂安神丸空心則進小坎離丸月餘
彥博抵書云汪之疾瘳矣尹安卿妻妊五月病咳痰
氣逆惡寒咽膈不利不嗜食者浹旬招伯仁診視其
脉浮弦形體清癯伯仁曰此上受風寒也越人云形

寒飲冷則傷肺投以辛温劑與之致津液開腠理散
風寒而欬自安矣既之錢唐館郡守第時出治病郎
瘉為縣有不能治之證皆來就伯仁臨安沈君彰者
病自汗如雨不少止面赤身熱口燥心煩與來杭城
舍客樓感暑中帷幔周密自云至虛亡陽服朮附藥
已數劑伯仁診其脉虛而洪數視其舌上胎黃日前
藥誤矣輕病重治醫者死之素問云必先歲氣無伐
天和朮附之熱其可輕用以犯時令邪又云脉虛身
熱得之傷暑者暑家本多汗加以剛劑脉洪數則汗益
甚悉令撤幔開窻初亦難之少頃漸覺清爽為製黃

進人參白虎等湯三進而汗止大半諸證亦稍解旣而兼以旣濟湯渴則用米水調天水散服七日而病悉去後遍身發㾦疹更服防風通聖散乃已其同縣陳元善病氣發則臍下築築漸上至心下嘔涌痛瀉手足青喉中淫淫而痒骨本痛痠目不欲視頭不欲舉神昏昏欲睡而不寐惡食氣畢先控引小便數而欠年未三十厖瘁若衰老人劣劣不自持伯仁視其脉沉弦而澀曰是得之憂鬱憤怒寒濕風雨乘之爲肝疝也屬在厥陰故當脉所過處皆病焉厥陰肝也張從正云諸疝皆屬肝素問云肝欲散亟以辛散之

遂取吳茱萸佐以薑桂及治氣引經藥兼製茴練等丸每十日一溫利之三月而病瘉俞彥良亦臨安人病嘔血或滿桮或盆盎且二三年其人平昔嗜市利不憚作勞中氣因之侵損伯仁視之且先與八寶散一二日服黃芩芍藥湯少有動作急即進犀角地黃湯加桃仁大黃稍間服抑氣寧神散有痰用礞石丸其始脈芤大後脈漸平三月而瘉彥良遂以此法治它人皆驗宋可與妾暑月身冷自汗口乾煩燥欲臥沉水中伯仁診其脈浮而數沉之豁然虛散曰素問云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為陰盛隔陽

得之飲食生冷坐臥風露煎眞武湯冷飲之一進汗止再進煩燥去三進平復如初杭妓有患心疾狂歌痛哭裸程妄罵問之則瞪視默默其父母固邀伯仁診視脉沉堅而結曰得之憂憤沉鬱食與痰交積胃中湧之皆積痰裹血復與火劑清上膈數月如故旣而左丞楊完者統苗兵守江浙民頗不安居會故舊陳姓中王叔雨招乃挈家渡浙江往來鄞越居餘姚間最久人皆稱之曰攖寧生初叔雨寓錢唐病傷寒他醫至皆以爲痓證當進附子持論未決其弟熙賜謁攖寧生曰舍兄病亟惟幾生忍坐視不救乎至切

其脉兩手俱沉實而滑四末覺微青以燈燭之徧體
皆赤斑舌上胎黑而燥如芒刺身大熱神恍惚多譫
妄語攖寧生曰此始以表不得解邪氣入裏裏熱極
甚若投附必死乃以小柴胡劑益以知母石膏飲之
終夕三進次日以大承氣湯下之調治兼旬乃安比
來上虞熊賜館于魏氏一日乘盛暑肩輿入邑途中
吐血數口亟還則吐甚胃拒痛胸熱頭眩病且殆或
以爲勞心焦思所致與茯苓補心湯生至診其脉洪
而滑曰是大醉飽胃血壅遏爲暑迫上行先與犀角
地黃湯繼以桃仁承氣湯去瘀血宿積後治暑即安

陸用和病惡寒發熱頭體微疼苦嘔下泄五日矣其親亦知醫以小柴胡湯治之不解招櫻寧生診視脉弦而遲曰是在陰當溫之爲製眞武湯其親爭之強與人參竹葉湯進即泄甚脉且陷弱始亟以前劑服之連進四五劑乃效人始服櫻寧生之賢於人遠矣

余子元病惡寒戰慄持捉不定兩手背冷汗浸淫雖厚衣熾火不能解櫻寧生即與眞武湯凡用附六枚一日病者忽出人怪之病者曰吾不惡寒即無事矣或以問櫻寧生生曰其脉兩手皆沉微餘無表裏證此盖體虛受寒亡陽之極也初皮表氣隧爲寒邪壅

遏陽不得伸而然也是故血隧熱壅須用硝黃氣隧寒壅須用桂附陰陽之用不同者無形有形之異也

魏士圭妻徐病寒爲疝自臍下上至心皆脹滿攻痛而脇痛尤甚嘔吐煩懣不進飲食攖寧生視之脉兩手沉結不調曰此由寒在下焦宜亟攻其下無攻其上爲灸章門氣海中脘服玄胡桂椒佐以蘹木諸香茯苓青皮等十日一服溫利丸藥聚而散之也士圭守其法治之果效王宗祥之父年老病臍腹疞痛其里醫爲溫中散寒卒無驗宗祥固邀攖寧生往視脉兩尺搏堅而沉曰此大寒由外入也寒喜中下因爲

痂治宜在下加沉降之劑引入下焦數服尋瘉陳伯
英病肺氣焦滿擤寧生視之日病得之多欲善飲且
屢營慮中積痰涎外受風邪發卽喘渴痰咳不能自
安爲製淸肺泄滿降火潤燥苦辛等劑服之既安衆
詰之日是出何方書名何散飲生應之日是爲混沌
湯聞者皆大笑日混沌湯有用也潘子庸得感冒證
已汗而愈數日復大發熱惡寒頭痛眩暈嘔吐卻食
煩滿欬而多汗擤寧生診之脉兩手三部皆浮而緊
日在仲景法勞復證浮以汗解沉以下解今脉浮緊
且證在表當汗衆以虛憊難之且圖温補生日法當

如是爲作麻黃葛根湯三進更汗旋調數日乃瘥

淮南丞相方公分省四明聞櫻寧生名禮致見之館穀留城中一日公婿戴穎仲以使事往奉化雪中且進冷食病內外傷惡寒頭疼腹心痛而嘔診之脉沉且緊時伏而不見曰在法下利清穀當急救裏清便自調當急救表今所患內傷冷飲食外受寒沴清便自調救表以桂枝湯力微遂爲變法與四逆湯服之晬時服附子一兩明日則脉在肌肉惟緊自若外證已去內傷獨存乃以丸藥下去宿食後調中氣數日即安方惟益患消渴衆醫以爲腎虛水竭津不能上

并合附子大丸服之既服湯甚稱有目疾兼作其人素豐肥因是頓瘦損倉皇中召櫻寧生視之生曰陰陽之道相爲損益水不足則濟以水火不足則濟以火未開水不足而以火濟之不焦則枯乃今屏去前藥更寒劑下之蕩去火毒繼以苦寒清潤之劑竟月乃平復適方明禮寵姬新產受寒四肢逆冷脈沉弱亟令取向所製附子大丸三四粒餌之立效生曰不得於彼而得於此益用有不同耳丘彥材平居苦胸中痞滿憒憒若怔忡狀頭目昏痛欲吐不吐忽忽善忘時一臂偏痺召櫻寧生視之當關以上脈濡而滑

按之沉而有力攖寧生曰積飲滯痰横於胸膈蓋得之厚味醇酒肥膩煎炙蓄熱而生濕濕聚而痰涎宿飲皆上甚也王冰云上甚不已吐而奪之法當吐候春日開明如法治之以物探咽中須臾大吐異色頑痰如膠飴者三四升一二日更吐之三四次則胸中洞爽平復矣龍君澤分院餘姚其室張暑月中病經事沉滯身寒熱自汗咳嗽有痰體瘦脊膂刺痛拊攖寧生至診視脉弦數六至有餘生曰此二陽病也素問云二陽之病發心脾女子得之則不月二陽陽明也陽明爲金爲燥化令其所以不月者因其所遭

也陽明木爲燥金適遇於暑暑火也以火燥金則愈燥矣血者水類金爲化源宜月事沉滯不來也他醫方爲製歸芹桂附丸以温經而未進生曰夫血得寒則止得温則行得熱則摶摶則燥復加燥劑血益乾則病必甚亟令卻之吏以當歸柴胡飲子爲之清陽瀉火流濕潤燥三五進而經事通伶病悉除龍君曰後生幾爲人所誤矣宋無逸徐姚大儒也病瘠瘠損館粥難下咽六十餘日殆甚樓寧生聞而往視之脈數而關上尤弦疾久體瘠而神完生曰是積熱居脾且滯於食飲法當下衆醫婉而難之藥再進而疾去

其半復製甘露飲柴胡白虎等劑浹旬而起如故後四歲無逸杏昌國病頭面腫赤妨於飲食或進以普附撄寧生爲製劑清上散火而瘉無逸日嚮得清涼藥以濟危急否則誤於剛劑矣德之不忘嘗以語人云又思慮病胷膈脹痛心怔忡嘔逆煩悶不食情思惘惘不暫安目睆睆無所覩撄寧生視之六脉皆結澁不調無復參伍甚恠之旣徐而察之其人機深慮思大過加之脾胃内傷積爲痰涎鬱于胷上然也素問云思則氣結又云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其是之謂乎爲製祛痰丸服之旋

復平和思忠曰吾疾諸治罔效始以爲天下無藥玆
服生祛順丸乃知天下有藥矣全丙病輭自行邀攖
寧生往視之脈數而散體寒熱咳血痰生曰此二陽
病也在法不治當以見月死至立夏果死自行愀然
曰攖寧生能知死必能知人生矣乎方德明七月內
病發熱或令其服小柴胡湯必二十大劑乃瘉如其
言服之未盡二劑則升發太過多汗亡陽惡寒甚肉
瞤筋惕乃囬請攖寧生視脈微欲無即以眞武湯進
七八服稍有緒更服附子七八枚然後瘉夏子節妻
始病瘧當六七月他醫以爲脾寒胃弱久服桂附後

瘵雖遲而積火爍爍致消穀善饑日數十飯猶不足終日端坐如常人但目昏不能視足弱不能履腰膝困軟肌肉虛肥至初冬子節謁攖寧生往候脈洪大而虛濡曰此瘵證也長夏過服熱藥所致蓋夏令濕當權剛劑太過火濕俱甚肺熱葉焦故兩足痿易而不為用也東垣有長夏濕熱成痿之法當以此治之食日益減目漸能視至冬末忽自起下榻行步如故其猝夏仲儒因拘留赴海積恐怖心常惕惕如畏人捕之狀攖寧生視之脈鬱鬱然虛大而浮體熱多汗因凡病得之從高墜下驚仆擊搏留滯惡血皆從中

風論終歸厥陰此海藏之說也蓋厥陰多血其化風木然也有形當從血論無形當從風論今仲儒之疾是走無形也從風家治之兼爲化痰散結佐以鐵粉朱砂丸良癒鄭尚卿母倪病痞寒熱嘔涌中滿而痛下利不食年五十餘殊困頓他醫爲清脾氣理中脘不效邀攖寧生視脉沉而遲生曰是積暑與食伏痰在中當下之或曰人疲倦若是且下痢不食烏可下方疑進參附生曰脉雖沉遲按之有力雖痢而後重下迫不下則積不能去病必不已其母弟倪仲權獨是之乃以消滯丸藥微得通利即少快明日復加數

服之宿積腸垢盡去向午即思食旋以薑橘參苓淡滲和平飲子調之旬餘乃復王敎中毋病反胃每觸夜食飲至明日中昃皆出不消化他醫以暖胃之藥悉試之罔效敎中諮授寧生吉且因請往視脉在肌肉之下甚微而弱生據衆醫用藥無遠於病何至不効心歎然未決一日讀東垣書謂吐有三證氣積寒也上焦吐者從於氣中焦吐者從於積下焦吐者從於寒其脉沉而遲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小溲利大便秘爲下焦吐也法當通其秘溫其寒氣復以中焦藥和之生得此說而喜起歎曰其合於王母之證歟但

王毋大便不秘遂再往視專治下焦散寒以茱萸茴香爲君丁桂半夏爲佐服至二三十劑而飲食晏然
生曰經不云乎寒淫所勝平以辛熱其是之謂歟俞德明嘗病傷寒經汗下病旣去而人虛背獨惡寒脉微細如線湯熨不應攖寧生乃以理中湯劑加蓋桂藿附大作服外以蓽撥良薑吳椒桂椒諸品大辛熱爲末和蓋糊爲膏厚傅滿背以紙覆之稍乾即易如是半月竟平復不寒矣此尤治法之變者也顧機仲病傷寒後勞復發熱自汗經七日或以爲病後虛勞將復補之攖寧生曰不然勞復爲病脉浮以汗解矣

禱爲以小柴胡湯三進再汗而瘉胡茂林子婦魏仲彬妹也新產二日惡露不行臍腹痛頭痛身寒熱嘗隆冬時衆醫皆以爲感寒溫以薑附益大熱手足搐搦語譫目撊仲彬因邀生往診脈弦而洪數面赤目閉語喃喃不可辨舌黑如炲燥無津潤胃腹按之不勝手益燥劑搏激血內熱而風生血蓄而爲痛也生曰此產後熱入血室因而生風卽先爲清熱降火治風凉血兩服頗爽繼以琥珀牛黃等稍解人事後以張從正三和散行血破瘀三四服惡露大下如初時產已十日矣於是諸證悉平方明禮內人感暑病洞

泄厥逆惡寒胃脘當心而痛自腹引脇轉為滯下嘔噦不食人以中暑霍亂療之益劇摎亭生診其脉三部俱微短沉弱不應呼吸曰此陰寒極矣不亟溫之則無差理內經雖曰用熱遠熱又曰有假其氣則無禁也於是以薑附溫劑三四進間以丹藥脉稍有力厥逆漸退更服薑附七日衆證悉去遂以丸藥除其滯下而臟腑自安矣生之活人率類此然頗有不盡述者生嘗語其徒曰予在儀眞時聞友人王德全言江西有醫士曰黃子厚為術精詣其治往往出人意表有富家子年十七八病徧體肌肉坼裂名子厚治

子厚乃屏人詰病者曰童幼時曾近女色犯天癸乎
曰當十三四時曾近之已子厚曰得其說矣褚澄云精
未通而御女則四體有不滿之處後日有難狀之疾
在法爲不可療後果惡汁淋漉痛楚而死又鄰郡一
富翁病泄瀉彌年禮致子厚診療旬莫効子厚曰
予未得其說求歸一日讀易至乾卦天行健朱子有
曰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如人弄碗珠
只運動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有息則墜矣因悟向
者富翁之病乃氣不能舉爲下脫也又作字持水滴
吸水初以大指按滴上竅則水滿筒放其按則水下

酒無餘乃豁然悟曰吾可治翁證矣即治裝往翁家驚喜至即為治艾灸百會穴未三四十壯泄瀉即已生白少識之後在鄞胡元望女生始六月亦病泄瀉不已因教以前灸即瘉子厚在至治天曆間術甚行

虞文靖公嘗有贈醫士黃子厚詩云

史右曰予幼喜業醫遇醫士輒近之覩其治往往誤藥死若以試其術然予惟陰殺人而莫之罪必不逭於天刑遂棄不復習婺城攖寧生壽能活人反掌間而奇驗若此時人為之語曰世以人試術生以術活人其相去奚啻千萬予聞扁鵲曰聞病之陽論得其

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倉意曰吾以脉法治之而盡生其有得於二子者歟

滄洲翁呂復傳

戴良

滄洲翁者姓呂氏名復字元膺晚號滄洲翁其先河東人也東萊先生成公與其季忠公自河東徙婺吏部郎知台州事諱寶之者復自婺徙鄞家焉大父克德父居敬比三世皆早喪翁幼孤且甚貧衕依母氏居既長從鄉先生受尚書周易久之棄去習詞賦後以母病復喜攻岐扁術而恨無其師一日遇三衢鄭禮之逆旅中即知為醫中毛遂也每講事之鄭亦見翁辭謙無他頗心愛翁因呼翁語曰我有古先禁方及色脉藥論諸書知人生死定可治甚精我年老欲

具以授公翁即避席再拜盡得其書受讀可一年所輒試之有驗然尚未精也鄭復教翁日記診籍攷方藥驗否悉為參訂不使毫釐失理又若干年所積為人治診病效無不神自是鄞之病家及凡寓公過客以病留鄞者必歸翁翁皆樂應之浙省平章左答納失理在帥閫時病無睡睡則心悸神懾如處孤壘而四面受敵兵達旦目眊眊無所見耳聵聵無所聞雖堅臥密室睫未嘗交也即選醫之良者處劑累月弗瘳後召翁診翁切其脉左關之陽浮而虛察其色少陽之支外溢於目眥即告之曰此得之膽虛而風諸

公獨治其心而不祛其膽之風非法也因投禁方烏梅湯抱膽丸日再服遂熟睡比寤病如脫郡人蘇伯友病衄旬浹不止時天暑脈弱衆醫以氣虛不統血日進耆歸茸附彌甚則告術窮家人皆容貌變更蘇亦流涕長潸泣命其子強翁診翁至未食頃其所衄血已三覆器矣及切其脈兩手皆虛芤右上部滑浮數而躁且其鼻赤查而色澤即告之曰此得之酒酒毒暴悍而風暑乘之熱蓄於上焦故血妄行而淖溢蘇曰某嘗饑走赤日已而醉酒向風臥公診當是翁爲製地黃汁三升許兼用防風湯半劑飲之立驗

董芳仲幼女華病嗜臥頰赤而身不熱命小兒醫四三人療之皆以爲慢驚風屢進攻風之劑兼旬不愈翁切其脉右關獨滑而數他部大小等而和因告董門友無病關滑爲有宿食意乳母致之乳母必嗜酒酒後輒乳故令女醉非風也及詰其內子李李曰乳母近掌酒庫鑰苟竊飲必任意潛使人視臥內有數空罌榻下翼日拘其鑰飲以枳椇葛花日二三服女起如常時童良輔子年十二患內癰腹脹臍凸而頰銳醫欲刺臍出膿其母靳不許抱子獨泣童馳告翁邀與俱及造臥內見一野僧擁罏熾炭燃銅筋一二

救烈火中瞪目視翁曰此兒病癰發小腸苟舍刺臍無他法翁諭之曰臍神闕也鍼刺所當禁矧癰舍于內惟當以湯丸攻之苟如若言必殺是子矣俏怒趨而出翁投透膿散一七明日膿自氣合潰繼以十奇湯下善應膏丸旬浹瘥趙氏子病傷寒餘十日身熱而人靜兩手脉盡伏俚醫以爲死也弗與藥翁診之三部舉按皆無其舌胎滑而兩顴赤如火語言不亂因告之曰此子必大發赤斑周身如錦文夫脉血之波瀾也今血爲邪熱所搏淖而爲斑外見於皮膚呼吸之氣無形可依猶溝隧之無水雖有風不能成波

潤斑消則脉出矣及揭其衾而赤斑爛然即用白虎
加人參湯化其斑脉乃復常繼投承氣下之瘉發斑
無脉長沙所未論翁蓋以意消息耳普濟寺主僧體
無爲病歷已三日不知人翁切其脉右口之陽弦而
遊少陰之脉堅而勁不滿四十動而止此寒邪乘於
腎肝所致法當以辛甘復其陽爲作湯三升頓服遂
起對客如不病然一藏已經去此若干日當復病病
即死果死如其日臨川蕭雲泉羽客也偶游鄞造翁
告曰某病兩目視物皆倒植屢謁名醫弗驗翁曰視
一物爲二視直爲曲古人嘗言之視物倒植誠所未

喻也願聞其因雲泉曰某嘗大醉盡吐所飲酒熟睡達曙遂病翁切其脉左關浮促餘部皆無恙卽告之曰當傷酒大吐時上焦反覆致倒其膽腑故視物皆倒植此不內外因而致內傷者也法當復吐以正其膽腑遂授藜蘆瓜蒂俾平旦一湧之湧畢視物不倒植

東阜寺僧述無作族姪孫氏一女子病厲風爲夫所出家貧不能致醫無作過翁約曰吾女姪病可念早昇致就翁診爾僧舍不宜能速爲我治療乎翁曰諾他日匿患者於密室召翁診其脉翁曰脉來疾而去遲上虛而下實蓋得之醉酒接內而風毒乘之今雖

髮禿眉墜然鼻根幸未陷肌肉幸未死遂以防風通聖而益以下藥下瘀血數升及垂穢青黑物并進斷蛇長松等湯丸復佐以雄黃楓油作膏摩之逾月瘥餘姚州守郭文煜病噦十餘日州之以醫名者畢至悉以附子丁香等劑療之益甚翁切其脉陽明大而長右口之陽數而躁因告之曰公之噦卽古之欬逆也以熱而致或者失察而反助其熱誤矣飲以竹茹湯未終劑噦止帥府經歷哈散侍人病喘不得臥老醫製麻黃之劑以散其肺邪翁後至診之脉口盛人迎一倍厥陰弦動而疾兩尺俱短而離經因告之曰

病蓋得之毒藥動血以致胎死不下奔迫而上衝非
風寒作喘也乃用催生湯倍芎歸煑二三升服之夜
半果下一死兒喘止哈散密囑曰病妾誠有懷以室
人見嫉故藥去之衆人所不知也老醫聞之慚而去
樞密董孟起在帥閫時命翁臨診俾審新故病翁切
其脉兩寸俱浮弦脉法浮爲風弦爲痛兩寸屬上部
即告之曰明公他無所苦首風乃故病也蓋得之沐
而中風當發先一日則劇劇則大吐而後已董笑曰
然余少時喜沐每迎風以晞髮因致頭作痛痛一如
公所言公善診幸余療也爲製龍腦芎犀丸四分二

之一遂忿帥府從事帖穆失爾病下痢完穀衆醫咸謂洞泄寒中日服四逆理中輩彌劇翁診其脉兩尺寸倶弦長右關浮於左關一倍其目外眥如草滋葢知肝風傳脾因成飱泄非藏寒所致飲以小續命湯損麻黃加术三五升痢止續命非止痢藥飲不終劑而痢止者以從本治故也純孝廟祝楊天麻女許在室病不月命婦人醫療之不得其名狀及丑閱月其腹如有娠求其色脉卽怪因詰之曰汝病非有異夢則鬼靈所憑耳女不答趨入卧內密語其侍媪曰我去夏追凉廟廡下薄暮過黃衣神心動是夕夢一男

子如暮間所見者即我竊覩狎由是感疾我慚赧不敢以告人醫言誠是也嫗以告翁翁曰女面色乍赤乍白者鬼也脉乍大乍小者祟也病因與脉色符雖劇無苦乃以桃仁煎下血類豚肝者六七枚俱有竅如魚目病已延慶寺僧珂瑩中病翁診其脉獨右關浮滑餘部皆無恙曰右關屬脾絡胃挾舌本蓋風中廉泉得之醉臥當風而成瘖珂舜手索筆書几上曰酒吾先佛所戒自祝髮來未嘗飲露坐當風誠所不免其師天紀在座即怒訶曰汝處別業時每飲輒醉尚諱疾自誤邪翁取荆瀝化至寶丹飲之翼日遂解

語湖心寺僧履師者一日偶搔腦中瘀忽自出血汨汨如涌泉竟日不止殤醫治療弗驗邀翁往視履時已困極無氣可語及持其脉惟尺部如蛛絲他部皆無即告之曰夫脉血氣之先也今血妄溢故榮氣暴衰然兩尺尚可按惟當益營以瀉其陰火乃作四神湯加荆穗防風不問晨夜併進明日脉漸出更服十全大補一劑遂痊全本然病傷寒旬日邪入於陽明俚醫以津液外出為脉虛自汗進玄武湯以實之遂致神昏如熟睡其家邀翁問死期翁切其脉皆伏不見而肌熱灼指即告其季曰此必榮血致斑而脉伏

非陽病見陰脉比也見斑則應候否則蓄血爾乃去
衾裯視其隱處及小腹果見赤斑臍下石堅且拒痛
爲作化斑湯半劑繼進韓氏生地黃湯逐其血是夕
下黑矢若干枚即斑消脉出後三日又腹痛遂用桃
核承氣以攻之所下復如前乃愈內子王病傷寒乃
陰隔陽面赤足蹉而下痢躁擾不得眠論者有主寒
主溫之不一余不能決翁以紫雪匱理中丸進徐以
氷清甘草乾薑湯飲之愈且告之曰下痢足蹉四逆
證也苟用常法則上焦之熱彌甚今以紫雪折之徐
引辛甘以溫裏此熱因寒用也聞者皆歎服集賢修

謨南宏遠奉旨往閩諭土猾余螢子余嘗識人尊俎之間以恐之遂驚氣入心疾作如心風比御使命來鄭疾屢作逐逐奔走不避水與火與人語則自賢自貴且或泣或笑翁切其脉上部皆弦滑左倍勁於右益痰溢膻中灌心胞因驚而風經五臟耳即投以湧劑湧痰涎一類器徐以驚氣丸服之盡一劑病瘳郡史虞東村内子王年盛嗜酒且善食忽疾作肌肉頓消骨立翁診其脉則兩手三部皆洪數而左口尤躁疾遂語虞曰此三陽病由一水不能勝五火乃移熱於小腸不癃則淋王曰前溲如脂者已數日語未竟

趨入臥內旋及需其溺器以視則如飪釜置烈火湧沸不少休翁以虎杖滑石石膏黃柏之劑淸之痛稍卻而湧沸猶爾也繼以龍腦辰砂末之蘸以楔柿食方七沸輒止餘姚余愼言子孟仁病寓湖心僧舍以求治翁至其處而孟仁方飯坐甫定即搏爐中灰雜飯猛噬且喃喃詈人翁命左右掖之切其脈三部皆弦直上下行而左右尤浮滑蓋風痰留心胞證也法當湧其痰而凝其神旣湧出痰沫四五升即熟睡竟日乃寤寤則病盡去徐以治神之劑調治之神完如初御史王彥芳內子病飧泄彌年衆醫皆謂休息痢

瘕以苦堅辛燥之劑弗效翁診其脈當秋半雙弦而浮仰告之曰夫人之病益病驚風非飲食勞倦所致也以肝主驚故虛風自甚因乘脾而成泄當金氣正隆尚爾至明春則病將益加法當平木太過扶土之不及其泄自止夫人曰儂寓南閩時平章燕公以銅符密與御史俾出入自如吾兒嬲玩弄久之遂失去平章一日追符甚急儂心懼焉由是疾作公指爲驚風信然乃用黄梓牛肝和以攻風健脾之劑服之踰月泄止郡守李孝文妻毋麗病小腹痛衆醫皆以爲瘕聚藥之浹月弗愈邀翁診翁循其少陰脈如刀

刃之切手胞門乳而數知其陰中痛癰結小腸也即告之曰太夫人病在幽隱不敢以聞幸出侍人密語之乃出老嫗翁曰患者若小腸癰以故臍下如瘕聚今腠已成腫迫於玉泉當不得前後溲溲則痛甚嫗拜曰公神人也所苦一一如公所言遂用國老將軍爲向導扶麒麟驅虎䰟之類以攻之腠自小便潰應手愈浙東運使曲出道過鄞病卧涵虛驛召翁往視翁察色切脉則面戴陽氣口皆長而弦蓋傷寒三陽合病也以方涉海爲風濤所驚遂血菀而神懾爲熱所搏遂吐血一升許且脇痛煩渴譫語是年歲運左

尺當不應其輔行京醫以為腎已絕泣告其左右曰監司脈病皆逆不祿在旦夕家人皆惶惑無措翁曰此天利脈無憂也為投小柴胡湯減黃芩加生地黃半劑後俟其胃實以承氣下之得利愈副樞張息軒病傷寒踰月既下而內熱不已脇及小腹偏左滿肌肉色不變俚醫以為風矢所中膏其手摩之浹四旬所其毒循宗筋流入於睾丸赤腫若瓠子瘍醫刺潰之而左脇腫痛如故既遷醫之尤良者在門更召翁診翁以關及尺中皆數滑而且芤因告之曰脈數不時則生惡瘡關內逢芤則內癰作季脇之癰疶作膿也

經曰癰疽不得頃時而下之愼勿晚乃用保生膏作丸衣之以乳香而用硝黃作湯以下之下膿如糜可五升許明日再圊下餘膿立瘥樞府陳斷事內人病召翁視翁切其脈左口弦而芤餘部皆和翁即起賀告陳曰夫人病當陰中痛而出血且少陰對化在玉泉心或失寧則玉泉應心痛痛則動血而與經水不相關蓋得之因內大驚神懾而血菀陳曰公醫誠良也致病一如公所言翁乃爲製益榮之劑且納藥幽隱再劑即無苦翁之治病雖若不甚搆思然其鈎取古法動中肯綮多類此其於醫門羣經及古今方二

無不攷求其要歸他若諸醫爲術之精粗施治之功
拙亦皆品騭區別無一義之或遺所攷羣經及古方
論語多不係有曰内經素問世稱黃帝大伯問答之
書及觀其旨意殆非一時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
之手劉向指爲諸韓公子所著程子謂出於戰國之
末而其大略正如禮記之萃於漢儒而與孔子子思
之言並傳也蓋靈蘭秘典五常政六元正紀等篇無
非闡明陰陽五行生制之理配象合德實切於人身
其諸色脉病名鍼刺治要皆推是理以廣之而皇甫
謐之甲乙楊上善之太素亦皆本之於此而微有異

同醫家之大綱要法無越是書矣然按西漢藝文志有内經十八卷及扁鵲白氏二内經凡三家而素問之目乃不列至隋經籍志始有素問之名而不指為内經唐王冰乃以九靈九卷牽合漢志之數而為之註釋復以陰陽大論託其為師張公所藏以補其亡逸而其用心亦勤矣惜乎朱墨混殽玉石相亂訓詁失之於迂疎引援或至於未切至宋林億高若訥等正其誤文而增其缺義頗於冰為有功今於各篇之内註意與經相類者仍斷章摘句而釋以己意冀與同志商確非敢妄議前修也内經靈樞漢隋唐藝文

志皆不錄附有鍼經九卷唐有靈寶註及黃帝九靈
經十二卷而已或謂王冰以九靈更名爲靈樞又謂
九靈尤詳於鍼故皇甫謐名之爲鍼經卽隋志鍼經
九卷苟一書而二名不應唐志別出鍼經十二卷也
所謂靈寶註者乃扁鵲太玄君所箋世所罕傳朱季
有靈樞略一卷今亦湮沒紹興初史崧併是書爲十
二卷而復其舊較之他本頗善學者當與素問並觀
蓋其旨意互相發明故也本草三卷舊稱神農本經
漢藝文志未嘗錄至梁陶隱居始尊信而表章之謂
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修飾之耳秦皇所

焚醫方卜術不與故猶得全錄及述漢獻之遷從晉懷之奔迸文籍焚廢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三卷是其本經然所出郡縣乃多後漢時制疑張仲景華元化所記舊經之藥止三百六十五種陶氏進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而註釋分爲七卷唐李英公世勣與蘇恭參攷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爲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宋劉翰等又附益醫家皆用者一百二十種僞蜀孟昶亦命其臣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參比增廣世謂之蜀本草至宋掌禹錫等補註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定以白字爲神農所說

黑字爲名醫所傳草石之品可謂大備他若雷公以下蔡邕徐大山秦承祖王季璞鄭虔諸公所譔名本草者凡三十九部三百五十卷雖顯晦不齊無非輔翼舊經焉耳近代陳衍作本草折衷王好古作湯液本草亦删繁之遺意也竊意舊記郡縣古今沿革不同及一物而根苗異名或同名與質而主療互見者尚須考定俾歸于一可也難經十三卷乃秦越人祖述黃帝內經設爲問答之辭以示學者所引經言多非靈素本文蓋古有其書而今亡之耳隋時有呂博望註本不傳宋王惟一集五家之說而醇疵或相亂

性虞氏粗爲可觀紀齊卿註稍密乃附辨楊玄操呂
廣王宗正三子之非周仲立頗加訂易而考證未明
李子埜亦爲句解而無所啓發近代張潔古註後附
藥味非經旨王少卿演釋其說目曰重玄亦未足以
發人之蘊余嘗輯諸家之長先訓詁而後辭意竊附
鄙說其間以便後學未敢以爲是也傷寒論十卷乃
後漢張機仲景用素問熱論之說廣伊尹湯液而爲
之至晉王叔和始因傳說重爲譔次而宋成無已復
爲之註釋其後龐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祗和王寔之
流固亦互有開發而大綱大要無越乎吐汗下溫四

法而已蓋一證一藥萬選萬中千載之下如合符節前修指爲舉方之祖信矣所可憾者審脉時汨王氏之言三陰率多斷簡況張經王傳亦往往反覆後先亥豕相雜自非字字句句熟玩而精思之未有能造其閫奧者陳無擇嘗補三陰證藥於三因論其意蓋可見矣近人徐止善作傷寒補亡恐與先哲之意不合余因竊舉大要以補成氏之未備知醫君子或有所取也脉經十卷乃西晉太醫令王叔和本諸內經素問九靈及扁鵲仲景元化之說裒次而成實醫門之龜鏡診切之指的自與近代假託鈴訣者不同歷

歲既深傳授不一各秘所藏互有得失至宋秘閣林億等始考証謬妄頗加攺易意其新撰四時經之類皆林氏所增入陳孔碩何大任毛升王宗卿輩皆嘗審訂刊傳今不多見近人謝堅白以其所藏舊本刻于豫章傳者始廣余嘗摭其精語并引內經之辭作診切樞要二卷非敢翦其冗複間亦補其缺漏且附私說各條之下以與同志研究爾脉訣一卷乃六朝高陽生所撰託以叔和之名謬立七表八裏九道之目以惑學者通眞子劉元賓爲之註且續歌括附其後辭既鄙俚意亦滋繆今代王光國刪其舊辭而益

以新語既不出其畦逕安能得乎本原餘如清溪翁
齋號權李上交輩皆自譔者凡十餘家亦每蹈襲前
說在叔和之所不取讀者止記入式歌以馴至乎脈
經可也病源論五十卷乃隋大業太醫博士巢元方
等奉勅譔集原諸病候而附以養生導引諸法裒成
一家之書醇玭相混蓋可見矣宋之監署乃用爲課
試元復循襲列醫門之七經然附會雜揉非復當時
之舊具眼者當自見之吳景賢亦作病源一書近代
不傳太始天元玉冊元誥十卷不知何人所作歷漢
至唐諸藝文志俱不載錄其文自與內經不類非戰

國時書其間有天皇眞人昔書其文若道正無爲先天有之太易無名先於道生等語皆老氏遺意意必老氏之徒所著大要推原五運六氣上下臨御主客勝復政化淫正及三元九宮太乙司政之類殊爲詳明深足以羽翼內經六微旨五常政等篇太玄君扁鵲爲之註猶郭象之於南華非心學之所易曉觀其經註一律似出一人之手謂扁鵲爲黃帝時人則其書不古謂扁鵲爲秦越人則傳中無太玄君之號醫門假託率多類此玄珠密語十卷乃啓玄子所述其自序謂得遇玄珠子而師事之與我啓蒙故自號啓

玄子蓋啓問於玄珠也目曰玄珠密語乃玄珠子密
而口授之言也及考王氏素問序乃云辭理秘密難
粗論述者別譔玄珠以陳其道二序政自相戾意者
玄珠之名取諸蒙莊子所謂黃帝遺玄珠使罔象得
之之語則師事玄珠子而號啓玄者皆妄也宋高保
衡等校正內經乃云詳王氏玄珠世無傳者今之玄
珠乃後人附託之文耳雖非王氏之書亦於素問十
九卷二十四卷頗有發明余嘗合素問觀之而密語
所述乃六氣之說與高氏所指諸卷全不侔疑必刊
傳者所誤也原其所從蓋擿摭內經六微旨及至眞

要等五篇洎天元玉冊要言而附會雜說其諸紀運休祥之應未必可徵實僞書也若啓玄別譔果見于世又豈止述氣運一端而已覽者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中藏經八卷少室山鄧處中云華先生佗游公宜山古洞值二老人授以療病之法得石牀上書一函用以施試甚驗余乃先生外孫因弔先生寢室夢有所授獲是經於石函中其託爲荒誕如此竟不考傳獄吏焚書之實其僞不攻自破按唐志有吳普集華氏藥方別無中藏之名普其弟子宜有所集竊意諸論非普輩不能作鄧氏特附別方而更今名耳蓋

其方有用太平錢并山藥者蓋太平乃宋熙陵初年號薯蕷以避厚陵偏諱而始名山藥其餘可以類推然脉要及察聲色形證等說必出元化遺意覽者細爲審諦當自知之聖濟經十卷宋徽宗所作大要祖述內素而引援六經旁及老氏之言以闡軒岐遺旨政和間班是經于兩學辟雍生吳提爲之解義若達道正紀等篇皆足以裨益治道啓迪衆工餘如孕元立本制字命物二三章釋諸字義失於穿鑿良由不攷六書之過瑕瑜具存固無害於美玉也其論諸醫有口扁鵲醫如秦鑑燭物妍媸不隱又如奕秋遇敵

着着可法觀者不能測其神機含公醫如輪扁斲輪得心應手自不能以巧思語人張長沙如湯武之師無非王道其攻守奇正不以敵之大小皆可制勝華元化醫如庖丁解牛揮刀而肯綮無礙其造詣自當有神雖欲師之而不可得孫思邈醫如康成註書詳於制度訓詁其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味其膏腴可以無饑矣厥安常醫能啓扁鵲之所秘法元化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當不在古人下錢仲陽醫如李靖用兵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其始以顱顖方著名于時蓋因扁鵲之因時所重而爲之變爾陳無擇醫

如老吏斷按深於鞫讞未免移情就法自當其任則
余使之代治則縈劇許叔微醫如顧愷寫神神氣
有餘特不出形似之外可模而不可及張易水醫如
濂溪之圖太極分陰分陽而包括理氣其要以古方
新病自爲家法或者失察剛欲指圖爲極則近乎畫
蛇添足矣劉河間醫如橐駝種樹所在全活但假氷
雪以爲春利於松栢而不利於蒲柳張子和醫如老
將對敵或陳兵背水或濟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後生
不善效之非潰則北矣其六門三法蓋長沙之緒餘
也李東垣醫如獅弦新絙一鼓而竽籟並熄膠柱和

之七均由是而不諧矣無他希聲之妙非開指所能知也嚴子禮醫如歐陽詢寫字善守法度而不尚飄逸學者易於摹倣終乏漢晉風度張公度醫專法仲景如僧齊賦詩每有少陵氣韻王德膚醫如虞人張羅廣絡原野而脫兔殊多詭遇獲禽無足算者翁之學問該博非獨醫門爲然他如經史傳記諸子雜家以及天文地志曆算兵刑食貨卜筮釋老之書亦靡不精求熟究故其見之言語文字皆有考據可徵不爲浮詭以炫世至於爲詩尤雄健蒼古有古作者之遺風嘗以腳迹丘園薦爲台州僊居縣儒學教諭後

調臨海及陞本郡教授俱不上善著書有內經或問靈樞經脉箋五色診奇眩切脉樞要運氣圖說養生雜言脉絡脉系圖難經附說四時發理方長沙論傷寒十釋運氣常變釋松風齋雜著稿各若干卷傳學者爲人恭勤詳緩與人交欵欵常若不自足狀貌不踰中人語言如不出諸口卒然遇之不知其學之富也年老無子而有女四人生女不生男人以太倉公方之

論曰自古疾醫參之以九藏九竅之變通之以五味五穀之資五色五氣五聲以視其生死五毒五藥以

攻其疾挾其稱術博矣故非聰明洽達知夫天地神祇之次明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節以與神聖爲徒者未易以臻此若滄洲翁豈近是乎翁之爲醫一遵古昔神聖之格言而且博攷載籍務取化原著之於方册余論次翁事頗采其意云使翁自拔醫術之中一意儒學著書以垂世可謂稽古之士矣

抱一翁項昕傳　　戴良

抱一翁者東嘉人也今居越江上姓項氏名昕字彥章晚更自號抱一翁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比三世俱以和義維其家翁自幼聰敏好方數外大父壯曉村世業醫常奉父命謁受其書讀之年未成童已暗誦岐扁素難王叔和脈經稍長學易趙穆仲葉見山所後以母病醫誤投藥死痛之乃益厲志醫術欲盡受他禁方聞越大儒韓明善先生爲方善也遂往拜之盡得所藏方論甚富後更詣陳白雲受五診奇眩歷試其說皆精良會金華朱彥修來越出金源劉河

間張戴人李東垣諸書示之翁獨疑古方不宜治今病之論亟往錢塘見陸簡靜叩之始悟古今方同一矩度也後又往浙右見葛可久論劉張之學又往建業見戴全父全父亦是郡儒者為譔五運六氣撰要若干篇授翁太醫院使張廷玉善橋引案杌甚奇非世之所聞也翁亦得見事之盡其技於是為人治診病決死生無不立驗里鍾姓者一男子病脇痛衆醫以為癰也投諸香薑桂之屬益甚翁診其脉告曰此腎邪病法當先温利而後𨚫之投神保丸下黑溲痛止卽令更服神芎丸或疑其太過翁曰向用神保丸

以腎邪透膜非全竭不能引導然巴豆性熱非得芒硝大黃蕩滌之後遇熱必再作乃大泄數出病已翁所以知男子之病者以陽脈弦陰脈微澁弦者痛也澁者腎邪有餘也腎邪上薄於脇不能下且腎方惡燥今以燥熱發之非得利不愈經曰痛隨利減殆謂此也鍾女病腹脹如鼓四體骨立衆醫或以為娠為蠱為瘵也翁診其脈告曰此氣薄血室鍾曰服芎歸輩積歲月非血藥乎翁曰失於順氣也夫氣道也血水也氣有一息之不運則血有一息之不行經曰氣血同出而異名故治血必先順其氣俾經隧得通而

後血可行乃以蘇合丸投之三日而腹作痛翁曰血欲行矣急治芒硝大黃峻逐之下汗血累累如瓜者可十數枚應手愈翁所知鍾女病者以六脈弦滑而且數弦者氣結滑者血聚實邪也故氣行而大下之鍾有從女病名同而診異翁曰此不治法當數月死向者鍾女脈滑爲實邪今脈虛元氣奪矣又一女子病亦同而六脈獨弦翁曰眞藏脈見法當踰月死後皆如之越幕官費姓者有子病甚重醫皆以爲瘵盡愕束手一日費對客獨泣客以翁薦翁診之曰此病暑邪非瘵也家問死期翁曰何得死何得死爲作白

虎湯飲之即瘥翁所以知費子之病者切其脉細數而且實細數者暑也暑傷氣宜虛今不虛而反實乃熱傷血藥爲之也費病胸膈壅滿甚篤昏不知人醫者人人異見翁以杏仁薏苡之劑灌之立蘇繼以升麻黃耆桔梗消其膜服之踰月瘳翁所以知費之病者以陽脉浮滑陰脉不足也浮爲風而滑爲血聚始由風傷肺故結聚客於肺陰脉之不足則過於宣逐也諸氣本乎肺肺氣治則出入易菀陳除故行其肺氣而病當自已建康萬天長廉君病腎投丹附薑桂逾甚翁診其脉告曰此得之酒病當噦作聲食入即

出而後洩不利廉曰然予平生所著猶燒酒翁進黃花解酲加黃芩飲二升所勢減衆醫以藥性過寒交沮之翁既論不協辭去即嘆曰實實而虛虛過二月嘗入鬼錄矣果如翁言翁所以知廉之病者切其脉思數而且滑諸數爲熱滑爲嘔爲胃有物酒性大毒大熱而反以熱劑加之是火其火也且洩秘爲陽結今皆反治故二月死也茶商李信人也啖馬肉過多腹脹醫以大黃巴豆治之轉劇翁後至診之寸口脉促而兩尺將絕翁曰胸有新邪故脉促宜引之上達今反奪之誤矣急飲以湧劑且置李中座使人環旋

頃吐宿肉仍進神芎丸大下之病去眾醫咸目子所不及也浙東僉憲史君素苦足病發則兩足如柱潰黃水踰月乃已已輒復發翁診其脉告曰六脉皆沉緩沉為裏有濕緩為厥為風此病風濕毒俗名濕脚氣是也乃以神芎丸竭之繼進舟車神祐丸下濁水數十出遂不發動南臺治書郭公久患泄瀉惡寒見風輒仆日臥密室以氈蒙其首熾炭助之出語呦呦如嬰兒諸醫皆作沉寒痼冷治屢進丹附不得驗翁診其脉告曰此脾伏火邪濕熱下流非寒也法當升陽散火以逐其濕熱乃煑升麻柴胡羌活等劑

而繼以神芎丸郭曰子苦久泄今復利之恐非治也翁曰公之六脉浮濡而弱且微數濡者濕也數者脾有伏火也病由濕熱而且加之以熱劑非苦寒逐之不可法曰通因通用吾有所試矣頃之利如木屑者三四出即家首之疾去次去燥痰病旋已鄞董允諒妻患衂三年許醫以血得熱則淖溢服瀉心涼血之劑益困衂幾數斛氣昏昏翁診之六脉微弱寸爲甚曰肝藏血而心主之今寸口脉微知心虛也心虛則不能司其血故逆而妄行法當養心仍補脾實其子子實則心不虛矣服琥珀諸補心之劑愈浙帥胡公病

發熱惡風而自汗氣奄奄弗屬諸醫作傷寒治發表退熱而益增翁診其脉陰陽俱沉細且微數處以補中益氣之劑醫止之曰表有邪而以參芪補之邪得補而愈盛必死此藥矣翁曰脉沉裹病也微數者五性之火內扇也氣不屬者中氣虛也是名內傷經曰損者溫之飲以前藥而卽驗南臺掾梁彥思使閩而足不能履醫以風論或以脚氣治經年不瘳翁診之六脉僅微數而他無所病卽探患處乃骨出不入肯綮耳施以按摩卽愈南臺治書迭里迷失公足失履而傷腕骨掌反於後者六閱月矣衆醫不能治公脚

翁精按摩曰幸予治也翁令壯士更相摩從辰至申而筋肉盡腐遂引其掌以蹂之嗤嗤然有聲藥以兩月其足如常時金豢致子年方稚嘗嬉戲偃臥於階側忽驚馬蹴其足胻骨斷碎即死久乃蘇翁以其法治之卒完其足步履無所苦閩萬夫長陳君臨陣爲刀斫其面瘡已愈而眉與鼻不能循甚惡時時仰泣曰吾面無完膚生何以見妻子死何以見父母乎乃拜翁求治翁命壯士按其面膚肉盡熟腐施之以法即面赤如赬盤左右賀曰復故矣左丞王公畏癉毒晨必命醫診省醫鄭生切其脉愕曰平日兩尺無虞

今忽不應指可怪也公即驚曰人無尺脈猶樹之無根其能久生乎命他醫診之其論亦同乃命翁診翁曰此天和脈勿妄治也因陳氣運變反之道以曉之公叱衆醫曰若等誤人多矣寧提舉倖者二人翁之於醫多類此於是門人學子懼其老且衰也力請著書以貽後乃作脾胃後論以補東垣之未備其略曰或問脾胃之有虛寒信乎曰脾胃為百病之源然每惡寒而喜熱寒者陰氣盛陽氣微也熱者陽氣盛陰氣微也而所以致夫陰陽之微盛者脾胃之虛故也甚則陰陽孤立而死矣經曰有者為實無者為虛故

氣併則無血血併則無氣氣血俱失故爲虛又曰陰盛生內寒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不得瀉瀉則溫氣散寒氣獨留故中寒也又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故陰勝而爲實靈樞曰風雨寒熱不能獨傷人有卒然逢疾風暴寒而不能病者蓋無虛不能獨傷其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身形兩虛相感乃客其形矣此脾胃虛寒之說也又問河間謂惡寒戰慄皆屬於熱然脾胃虛寒亦有惡寒而戰慄者何邪曰風寒之邪始居於表表有寒邪則外惡寒因其入裏與邪氣相搏故戰慄也邪氣勝則熱發於外故戰慄愈不

惡寒而反惡熱脉必洪滑數盛此葢以實熱而致惡寒戰慄者也至於脾胃虛弱傳化失常榮衛俱虛不任風寒內外之邪易以傷之經曰因身之虛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又曰陽虛生外寒又曰陰盛生內寒又曰陽受氣於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今寒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脉必沉遲而弱此虛寒而致戰慄者也熱淫於內治以甘寒河間所論是也寒淫於內治以辛熱上文所論是也二者所因各不同又可熱一而言哉又問戰慄鼓頷及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熱河間謂熱之

極反有水化制之故其治法尊主甘寒以養其[illegible]水以制火也然與治瘧之戰慄鼓頷可得同其法歟曰戰慄鼓頷皆屬於熱此經首章之言言熱之一端也比及後章言瘧之始發陽氣併於陰陽虛陰盛而外無氣故先寒慄陰氣逆極則陽復出陽與陰復併於外則陰虛陽實故先熱又曰溫瘧者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瘧之寒熱戰慄鼓頷者以上下交爭虛實交作陰陽相移也逆調論曰人非常熱常溫而為煩熱者何也岐伯曰以陰氣少陽氣勝也人身非常寒而寒從中生者何也岐

伯曰陽氣少而陰氣多也此皆不可專主於熱矣明
理論則分戰慄於內外之診戰者身爲戰搖慄者心
戰又曰陰中於邪必內慄也表風虛微內氣不守故
使邪中於陰正氣虛弱故成慄戰者正氣勝慄者邪
氣勝鼓頷者邪入陽明故鼓頷爲戰之輕者其有森
然而寒聳然而振是名曰振而振亦戰之輕者由是
而觀發熱而戰慄者陰虛而陽盛也法當補陰而抑
陽不熱而戰慄鼓頷者陰盛而陽虛也法當助陽而
抑陰至若寒熱交爭陰陽相移又當從之逆之其始
則同其終則異資取化源追之迎之調之而爲之治

可也豈可專以其寒言之舉一而遺十哉又關胸膈
堅滿痞痛東垣謂之不足中氣而內傷法當補其中
而益其氣河間戴人則以為諸逆上衝諸濕腫滿諸
氣鬱胃脅皆濕火為病法當瀉火在上則瀉之在下
則竭之張長沙又以為邪氣所留而以辛溫之劑開
發蕩散之何三者治法之不同邪曰治有從本者有
從標者有不從標本而從中治者証有虛實脉有逆
從其始雖殊其歸一理也經曰天之四令無形風寒
暑濕也地之四令有形饑飽勞逸也東垣以胸腹堅
滿等証皆為飲食七情所致而謂之內傷蓋以中氣

不足諸邪得以留之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已其脉必弦濇虛遲故治以補中益氣使中氣既盛則邪氣可不戰而俯矣此拔本塞源之論益治其本者也河間載人以爲可湧可竭者是治其有形之邪其脉必洪實沉滑必當去其有形之物而中氣可復又必資水以制火而陰陽自和益治其標者也至若長沙直以邪氣留之於中焦必以辛溫之劑散其無形之邪經曰寒則氣聚熱則氣散舉痛論曰諸痛爲寒是也其脉必虛浮遲濇故以發鬱燥濕之劑主之益從中治者也知乎此則三者之法斷不可以偏廢而

近世宗三家者往往自相詆毀而有南醫北醫之不同決不肯以寒凉施之於南方辛熱施之於北方有其自齊之若是歟經曰病當問其起居國言地方之不同矣然治寒以熱治熱以寒微者逆之甚者從之要在臨時變通消息以爲治安可恨以南北之分而有寒熱之變異哉又問脹病或以濕熱留飲否隔而傳化失常甚則霍亂吐下又以爲諸痛乃熱鬱於內故爲堅痛不可以言寒又以爲急痛者因寒之極而乃鬱滯而爲痛如是則所謂霍亂吐下而心腹絞痛者當作熱論乎抑亦寒治乎曰吐下之作罕有不由

脾胃感之蓋胃爲水穀之海受天之氣地之味精悍薰蒸而成氣血以營養四旁往往因其變理失宜風寒燥濕之邪得以乘伏錯亂於其間風爲百病之始而春爲溫風夏爲陽風秋爲涼風冬爲寒風風也者天地之氣也寒風即天地之寒氣經曰歲土不及風乃大行化氣不令草木茂榮飄搖而甚民病飧泄霍亂斯因陰陽錯亂之所致矣其有失飲過制七情內鬱則濕飲否膈遂使陰陽不得升降塞而不通陽併于陰陰併于陽揮霍變亂水穀沸騰而爲吐下霍亂此則濕熱留飲致之然也若夫堅痛爲熱本指瘠痛

皆屬心火心主熱化故痛屬熱熱即不以寒言至於急
痛因寒乃舉痛論諸痛爲寒之說經曰寒淫於內以
辛熱散之佐以苦寒長沙以辛熱之劑散其錯亂風
寒之氣良以此耳凡所臨証固當察物之陰陽驗人
之虛實不可專以爲有熱而無寒不可專以爲有寒
而無熱斯爲折衷之道也翁俛所言病及所論証治
衆多令頗失之不能以盡錄而錄其大槩如此其於
爲醫或在杭或在鄞或在閩在杭爲府史爲肅政府
書吏在鄞爲帥府令史在閩掾行中書掾行臺一皆
以醫見辟諸貴人而非所尚也然廉謹練達之風雖

素業吏事卓卓當時者亦皆自謂不能及翁偉儀觀美鬚髯雙目爛爛如電光天性純孝父母有疾扶持保抱不解帶者旬朔沒則一遵儀禮治其喪平居樂易寬厚務揚人善而恥言其過臧獲有失亦不忍加以色辭與人交盡其義其於恩意尤至也喜辭章善音律工繪畫而獨以醫顯所著書有竹齋小稿及脾胃後論別類醫原若干卷議論宏贍未及成子一日恕能世其業云

論曰仲尼有言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豈不信然歟抱一翁爲醫四十年所其已人病生人之死甚衆

人以厚利報翁輒却而不受與之藥即富徒手亦與藥不責其償而濟物一心孜孜然終始弗少衰則所謂有恒者豈近之與傳曰醫非人愛不可託非廉潔不可信若翁者殆可託而可信者歟至於立言以垂世則取諸先覺之說折衷之而一本於經貫徹達幽不失細小備矣豈非宣暢曲解古之良醫也歟

張順傳

王鏊

張順字養正醫名擅吳下中年以瞽廢而氣岸峭直不衰周文襄公巡撫吳中賓禮之議論侃侃不屈也其醫大槩以保護元氣爲主處劑多用參朮而每著奇效能預刻年月日決人生死往往奇中予昔館其家尚及見焉故得傳其事崔御史其按吳病痰氣氣短不能息養正曰此之謂支飲法當汗汗之愈知長洲王汝器病傷寒衆醫以爲熱症養正曰是極寒當用附子用附子果愈高同都御史尚達久患咳或以爲外感或以爲癰結於肺養正曰胃氣傷正氣損似外

感而非也卒用補劑而差王孟南母節婦患足疾不
能轉動內外醫莫知其證養正曰此風也用祛風湯
差李百戶慶患嘔血吳下醫皆在養正後至曰諸公
以為何如咸曰未死也養正曰吾去矣諸君法之去
數十步慶死謝揮使病謂其家曰亟來與訣須之不
能言矣其家未信須之果然北客有討姓者患痰火
自詑善飯養正曰是不可為也討大怒曰我何病哉
半月討卒無錫華氏數延養正昆仲三人継言及年
壽養正曰弟思濟當先逝曰幾何時曰一年許其家
特未信明年思濟疽發于背養正曰是矣不可治也

乃謁他醫治之少間華使人詒曰君言不可治今愈矣養正曰有是乎歸語汝主視便中當有若絮者至某日死矣視之果然及某日死葉文莊有悸疾養正治之輒愈問之曰吾醫無過人者但病有淺深治有緩急扶持元氣取自然之效耳文莊大以爲然

太史公曰近世言醫者率祖東垣丹溪謂醫中王道信然然病者每遲之及養正用之數著奇效可謂善用其術者矣吳父老爲予言致諭附恭遜羸疾吳醫治之率用三百湯不效謁養正亦用三白湯家人曰前用之矣養正曰子勿言投之果愈衆莫知其故豈

別有巧妙乎蓋吳下言醫之良者必曰養正云

敕山老人倪維德傳　　朱右

敕山老人者三吳名醫也姓倪氏名維德仲賢其字也敕山在胥門之西二十餘里盤紆鬱秀有巖壑卉竹之美老人之居里在焉老人宋和州防禦使昌嗣之後當前代盛時讀經史世其家業墳典丘索而外若神仙方伎之書吐納導引熊經鳥伸之術無不獵涉而於軒岐之學尤精到絕倫常自誦曰吾以通靈之姿窺素籥之奧究火策之候啓玄命之秘以御風而遺世宜無難者而獨念夫大化之生人也以其有益於世也使其生而無益於世猶無生也然而功彰

山河名登旂常此則有命最而在下克施其惠者其惟醫道乎乃校訂全本于東垣明之所著醫說凡若干卷采章以行於世復演靈樞素問運氣本草之說約爲治目精要目原機啓微等論示人以分門列證之法老人居敷山有草堂數間可以免震凌有裕稻田數十畝可以備伏臘裕然不求于人遨遊湖山樂以自適嘗一適城市愛過從之相與而不去也人則從而貿焉非其人亦不告也以故於老人他伎無知者而惟醫則老人以急濟爲務獨著舉焉老人今年踰七十矣而顏色如四五十歲人康强步蹈精彩矍矍

言笑引接與少壯無異其所以自養者如此至其爲人也廣博神速效績不可勝紀今姑摭數事以傳之淮南周萬戶子始八歲忽得昏憊疾數日方甦駭憨如木偶人寒暑饑飽皆不知節適啐嘗食土炭至口不得出者老人視之曰此脾風也脾智意府也而以風故不知人事也宜投之疏風助脾之劑數服而愈同郡顧縣卿妻年五十餘患瘿始生如塊近三年如盆一首痛楚不可忍群醫視之投藥且厭而卒不效老人曰是少陽經爲邪氣所攻耳即劑以其藥服之逾月而愈吳陵盛架閣內子左右肩背上下患瘡至

兩背頭面皆然屢以艾灼發處暫止且復作如是數年老人切其脉曰左關浮盛右口沉實此酒食滋味所致也投以某劑其疾遂止陳上林仲實以勞役得熱疾日出氣瘟則熱夜及涼雨則否瘟盛則熱增劇稍晦則甦如是者二年老人曰此七情內傷脾胃陰熾而陽鬱耳以東垣飲食勞倦法治之其熱旋已此其尤彰彰者若其他固不得悉附焉嗚呼賢哉祁人倉公見錄於史遷至今望之若神人然老人之術足以繼之矣予生也後不得從事老人之啟姑援述者之槩次第而爲文之其於老人之造詣如蚓足之度

山蝦日之望洋未能得其萬一也

倪維德墓碣銘　宋濂

吳郡有名世之醫曰倪府君諱維德字仲賢其先家于汴梁曾大父曰嗣宋和州防禦使生秀文值宋錄既訖乃挾醫術游大江之南遂擇郡之吳縣居焉秀文生鼎亨能紹家學有聞於時則府君之父也府君嗜學不厭受尚書於碧山湯公炎膏繼學探索精微發於辭章皆煒煒有奇氣湯公器其才勸之仕府君曰爵祿乃貴之以澤物者然有命焉不可以倖致曷若紹承醫學以濟吾事乎於是取黃帝內經日研其

奧旨見其疏陳治法推究本原欣然曰醫之道盡在是矣間有疑難質于父師之間心緒益開明頗病大觀以來粗工多遵用裴宗元陳師文和劑局方故方新病多不相值參定中得金李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三家之書讀之知其與內經合自以所見不謬真積力久出而用藥往往如神奇證異疾一經診視有如辨白黑無少爽者周萬戶子八歲忽昏憒數日而醒不識有饑飽暑寒欲語則不能出聲時以土炭自塞其口府君切其脉曰此慢脾風證也脾藏智脾慢則智不足其不知人事也宜投以某劑而瘳顧顯卿妻

右耳下生瘿大與首同其疼不可忍更數十醫弗效
府君診已告于衆曰此手足少陽經受邪故也甚易
治耳製某藥令啖之逾月而愈劉子正內子病氣厥
或哭或笑人以爲哭所附府君察其故且脉之謂劉
曰左右手脉俱沉胃脘中必有所積有所積必疼問
之果然以生熟水導之吐痰涎數升病遂除盛架閣
妻左右肩未瘡蔓延至兩背上及頭面而不可禁或於
病處灼艾勢暫止已而如初府君曰右脉沉左脉浮
且盛此滋味傷厚之所致也投以某藥疾旋已林仲
實因勞發熱熱隨日出入爲進退食飲漸減府君切

之曰此得之內傷故陽氣不升陰火漸熾溫則進寒則退是其徵也投以治內傷之劑其疾如失府君治雜療之疾多類此文繁弗載府君每有言曰劉張二氏治多攻李氏惟在調補中氣蓋隨世推移不得不爾也於是府君之治疾既察天時地理又參之以人事所以十不失一然操心仁厚但來謁者即赴之不知有富貧一旦有窶人抱疾求治府君既授藥兼畀以烹藥之器客怪而問曰藥可宿備爐缶亦素具乎府君指室北隅示之其積者盈百數云府君病眼科雜出方論竟無全書著原機啓微若干卷又校釘李

集試效方若干卷鋟梓傳世君子多之性尤嗜文籍預置金於書肆有新刻者輒購人之積至五千餘卷構重屋以藏晚年建別墅敉山之下每乘扁舟具酒殽與二三賓客放浪於水光山色之間脩然高舉如在世外因自號曰敉山老人壽七十五卒於洪武十年六月二十日其年七月二十一日葬於縣之至德鄉上沙村兩重山之下娶章氏先府君而卒至是同穴生一子曰衡通儒書亦以醫鳴于時三女曰淨真曰援真曰孝真各適士族三孫男曰謹曰識曰誠二孫女曰婉寧曰婉柔尚幼予嘗忠內經之學聘而弗

草無豪傑之士以洗滌之浙河之東有朱君彥修以斯學爲己任而三家之說益明浙河之西則府君審然而起益與彥修不約而同使泥局方者逡巡退縮不敢鼓吻相是非而生民免夭閼之患者二公之功爲多彥脩之殁予已銘其墓今府君之子亦復惓惓爲請予安得固辭邪因歷序其行事而銘之銘曰

醫者之學素問爲宗猶儒治經專門是攻寒暑溫凉升降浮沉或逆或順制治最深隨時立方始與疾同正氣既褫邪沴乃融粗工蚩蚩守一不移執中無權罔契厥機羣昏方酣苟不力扶冥冥夜行擿埴索塗

三家者與上窺本源如揭日月照耀天門伊誰承之
作世範模東則有朱西則有倪祝被沉痾目牛無全
肯綮既中萬理皆指幹滿迺元化陶冶樞機人謂其功
與良相齊救山之陽一其年可航載翱載翔與世若府
明鑑之失孰不歔欷視廿[illegible]故篋幸有遺書發而讀之
相繼繩繩何以徵之墓門以著銘

葛應雷傳 子乾孫

李濂

葛應雷字震父姑蘇人也攻于醫嘗著醫學會同二十卷推五運六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之左右以定五臟六腑之虛實合經絡氣血之流注而知疾病之候死生之期處方制劑砭焫率與它醫異時按察判官李某中州名醫也因診父疾復咨於應雷問其答論父子相顧駭愕曰南方亦有此人邪乃盡出所藏劉守眞張潔古書與之討論無不脗合而劉張之學行於江南寔自是始應雷由平江醫學教授擢江浙醫學提舉子乾孫字可久生有奇氣體貌碩偉膂力

絕人好擊刺戰陣之法以至陰陽律歷星數靡不精究長乃折節治經屢試不第遂棄去肆力古學為文章有盛名于時父應雷以醫書授之乾孫稍治輒精而不屑施行或施之輒取異效其名與丹溪朱彥修並稱云一日嘗炒大黃過焦悉棄之不用其慎如此人來迎致不問貧富皆往貧人以楮鏹來貿藥準病輕重乾孫貯善藥緘以與之仍歸其直或楮鏹有不佳者顧為之易佳者以還使供饘粥人皆稱其仁一書生傷寒不汗發狂循河走乾孫就捽置水中良久出之裹以重繭乃汗而解同郡富家女年可十七八

病四支痿痺目瞪不能食衆醫莫能治迎乾孫乾孫視之笑曰此不難治命悉去其房中香奩流蘇之屬發藉地版掘土爲坎舁女寘其中扃其扉戒家人伺其手足動而則聲當報我久之女果舉手足而呼投藥一丸明日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平日嗜香而脾爲香氣所蝕故也壬辰徽寇轉掠蘇人震恐廉訪僉事李仲善請乾孫鬪之乾孫勸城之以守然後請自往討賊仲善從之卒城之而濟又善以生辰推禍福嘗語光福徐顯曰聞中原豪傑方興而吾不得與命也今六氣淫厲吾犯咸池殆將死矣一日見武士闘弓

取視之而斃歸而下血亟命其子煎大黃四兩飲之子惡其多竊減其半飲之不下問其故子以實對曰少耳亦無傷也我命來年當死今則未也再服二兩愈明年果卒

嵩渚子曰吳門故多醫最知名者曰葛可久其後乃有劉觀士賓盛寅啓東沈玄以潛王敏時勉皆有時名而以顱顖著者者又有錢瑛良玉云聞唐開元中有周廣者亦吳人每覩人顏色即知抱疾深淺言之神驗無事診候也流風相承議論指授是故吳中多善醫迄今猶然因傳可久父子行事併著之

嚴景傳附

陳鎬

嚴景字克企別號牧菴其先姑蘇人祖道通以醫業起家徙居金陵父尚節以名醫召爲太醫院士擢梁府良醫景幼資性過人好學不倦通周易尤精家學素難盧扁傷寒諸書對客談及了辨如響永樂中詔太醫院選名醫子弟讀書以備用命趙友同吳敏德二先生教之景方弱冠在選中益探闡奧二先生喜曰是子不羣他日必以醫鳴者也後果以儒醫鳴都城求治療者無虛日子弟來從學者無間遠近景氣岸甚高動必以禮而勇于行義尤喜吟咏語意清粹

學士周公叙結詩社于金陵景與焉年七十三卒大
宗伯靜存倪公稱其行誼志節屹若砥柱特立于世
有古遺民之風

橘泉翁祝仲寧傳 附

程敏政

橘泉翁祝仲寧者四明人世爲醫家至翁當永樂初被召來京師及見故太醫院使戴原禮原禮蓋丹溪朱氏高弟翁未及卒業而原禮去乃自肆力于丹溪諸遺書及太素脉訣又上泝于張劉李三氏以達素難大有所悟入遂專主濕熱相火之說而内外傷辨尤精確守不變嘗曰世不推病于脉而索病于方此大誤也然世醫信局方已久故凡致翁者始聽其言心非之至終驗乃大信惟一二勳舊文武官市人有疾一過翁輒効而稍名讀書者謂其用三黄之

劑反惡見翁家君尚書南征還病脚膝痺痛　上命醫來視且合四方之醫皆以為寒濕率用烏附蛇酒療之盛若猶請服餌如是者三歲一日家君夢有神人書視字以示者時孫太傅亦臥病走往候之太傅瞿然謂走曰予非視翁殆矣走聞翁姓協于夢為之愕眙急與俱來翁診視良久又檢諸醫案憮然曰幸哉公之免于患也此濕熱相搏而成經所謂諸痿生于肺熱者也即日撤其綿盡謝諸醫者取清燥湯飲之日此疾已深又為熱藥所誤非百貼不驗蓋服三月餘病良已自是家人有疾非翁藥不敢嘗而士夫

問亦始有延致之者然翁愈人之疾已即置之不復
挂口或扣之亦嗒然不應曰吾厭世之嗷嗷者故走
所目擊翁事多不讓古人而不得其診視之詳獨志
其槩云孫太傅病頭面項喉俱腫大惡寒醫疑有異
疥翁曰非也此所謂時毒似傷寒者丹溪曰五日不
治殺人急和敗毒散加連翹牛蒡子大黃下之三日
愈又嘗右脇大痛腫起如覆盂手不可近醫以爲滯
冷服香桂姜黃推氣之劑小腹急脹痛益甚翁曰此
內有伏熱瘀血在脾中耳經所謂有形之腫也然痛
從利消與承氣湯加當歸芍藥柴胡黃連黃蘗下之

得黑痰血二升立愈又背有瘍發左耳後寒熱間作晝夜呼不可忍爲醫欲與十宣散補托之翁曰此有餘之火無事于補與防風通聖散加柴胡白芷下之腫消痛止時太傅年八十餘翁凡三下之皆奇英國公病左癱不語氣上壅醫以爲中風用順氣祛風之劑弗効翁曰此痰火濕熱所致與之清燥化痰前後飲竹瀝數升愈因于監丞彭英義勇衛鎮撫王隆亦病此翁皆以是起之新寧伯母夫人病痰喘遍身腫痛進諸流氣之劑弗止魏國公子年八歲病哮喘夜不得寢喉中作拽鋸聲醫日用抱龍丸䕶加失音公

皆與瀉火清氣之劑愈或者疑請其說翁曰人雖有老稱而諸氣賁鬱肺火之發則同絡脉候有衰脆藥味因之有小增損耳忻城伯素有痰疾嘗出墜馬昇歸不復知人醫用理傷斷續之藥翁笑曰此雖墜馬寔痰發之故與之降火消痰已而愈武靖侯夫人病周身百節痛叉胸腹脹目悶逆冷手指甲青黑色醫以傷寒主之七日而昏沉皆以爲弗救翁曰此得之大怒火起於肝肝主筋氣盛則爲火矣又有痰相搏故指甲青黑色與柴胡枳殼芍藥芩連瀉三焦火明日而省久之愈故太平侯病膈中痛咽嗌吐酸自

云膈上一點熱氣上至咽喉如冰每子後申時輒發醫以爲大寒翁曰此得之大醉及厚味過多子後申時此除相火自下騰上故作痛與二陳湯加芩連山梔蒼术數服愈戶部主事吳淵病頭眩兩耳鳴如屯萬蜂中甚痛心撓亂不自持醫以爲虛寒下天雄矣翁曰此相火也而脈帶結是必服峻劑以劫之急與降火升陽補陰之劑脈復病愈姚先祿女年十七病潮熱醫以爲瘧治之加寒戰血崩又以爲虛將補之翁曰此熱入血室所致先與小柴胡湯再與承氣湯微下之去紫黑瘀血數塊愈吳檢討子年十八病眩暈

狂亂醫以爲中寒已而四肢厥冷欲自投火中醫曰是當用烏附庶足以回陽翁曰此心脾火盛陽明內實用熱藥則不治強以瀉火解毒之劑三服愈耿祭酒病頭暈翁令翁發熱慄慄惡寒醫以爲感冒用甘辛發汗之劑汗出不止腹滿作渴譫語發癡醫又以爲中暑翁曰此非一時寒暑可致乃積濕熱在足陽明太陰經中故疹見與除濕熱補脾胃瀉陰火之劑愈南昌知府王詔病筋痿給事中徐峯病氣痿皆爲醫所誤翁一以清燥湯起之至於飲食勞倦之疾世醫率以爲外感而得翁起之者尤衆不能悉記也翁年

下孫太傅一歲精健亦略相等活人之心日甚一日每乘款段從一童子走東西應郡人之請雖雨雪旱暮不自恤郡人日輦金幣以謝門下而翁亦未始以此介意焉初楊文貞公家有孫病豆寒戰喑泄將院使以爲不治或薦翁翁時尚少診視之曰無傷也與藥一粒而効文貞素重蔣者終閟其事不以告人御史錢昕夫人病惡寒日夜以重裘覆其首起躍入沸湯中不覺醫以爲寒甚翁持之曰此痰火上騰所謂陽極似陰者非下之火不殺下經宿而撤裘呼水飲之旬日氣平愈給事中毛弘病傷寒汗巳不解醫與

之補劑補旬日病大作益汗脣裂將邀他醫而誤召翁翁曰傷寒無補法此餘熱不解與芩連山梔石膏之劑一服即愈此三事非目擊然人有誦之者故附載之

論曰近世有儒名者立說斥東垣丹溪之書爲不足觀曰二家動引素難猶儒者動引唐虞三代何益于事噫爲此言者亦悖之甚矣唐虞三代之治術豈誤人家國者邪患人不能爲耳然人雖莫能爲而猶幸其在口也若禁之不言則豈復人理也哉宜乎槐泉翁之不獲遇也跡此觀之世之抱古道而不獲遇者豈特翁邪

王蹟齋敏墓志銘

蹟齋王君吳下名士以醫而擅其衆長卒莫擅於君子其幽光潛德遠近來弔者各能言其略也母沈氏妊七月而生君至老猶顱顖未合父德廣早世家遂落年十六從韓先生伯承學伯承扣其所嘗讀先世藏書幾何隨答之曰不失爲世儒世醫家子可教也處一室寫誦不少輟每其師所診療巧出意表處録記成帙曲折不遺伯承曰王生所就當不在人後驗卒師亡適盛啓東先生致御醫事閔其孤且貧也曰盍居藥說肆以養母對曰恐家學世我而失先生曰

志足以繼光菴矣吾受業光菴之門還授之于其裔
宜矣留眞館下卒業未幾母得乳疾卒大慟脫下頷
仆而幾絕衆亟採合之良久甦蘇綿州性初諭以傷
生之敎曰貧而孤不有母不有今日哀痛自不能已
也綿州賢之抱疾延治者拒不往綿州曰在禮固自
得矣如物何强而往其施治一出東垣丹溪不立異
以激近効不乘人之危以射厚利不斥言他醫之誤
曰吾偶中耳蓋韓鄧二師之仁術君擴充之而及人
者大也城內外媼稚愚智皆識君之名君察脉觀色
卽得其疾所由致治無不愈者惟貴勢人之疾難治

羣工爭欲售其能攻補雜施一難也遇下不以禮自重者不苟往非所重二難也唯唯取悅孰得而盡禁其所欲難之三也奉養厚而中氣素有奪又難之一君則反是客禮遇之言易入而投劑又奇中名愈遠而愈尊貴延聘四至或臨蒞乎近雖弗疾亦延訪其護疾致病之故君益以禮自持全活者多而心愈下不易其所易不難人之所難每記人某疾某藥其稟受幾歲治以某法某劑可起與否詳書之不可起之證與脉何似亦詳書之積五十年得一百十八籍曰架案其間出奇之見贈與古合某婦患血蠱攻以常

法君以安胎之劑調攝之且曰當得男即愈已而果
然秋日受海道總帥翁公燕謝飾俊者爲女子侑觴
無疾也頗赬面青脈而氣微促君謂翁曰火尅金之
兆也火令司天必死矣明年六月咯血果死蘇州衛
千戶申志年欲近二十忽昏眩譫語體熱甚而咳以
傷寒治者易數手矣君曰痘也以升麻湯與之家相
顧疑厥明痘出偏體而愈錫邑鄒氏疽發于背不厘
起衆瘍醫曰起即易治也君胗之曰擎指之脈即起
亦不治何言之易衆劫以艾起如栗哄然曰保無傷
矣竟三日死人又知其不分科而能通也松江富家

從白金數十斤借言于巡撫都御史萬安劉公君麾置之曰吾以醫見重于公而以利脫人之罪非處已之道又以利而覬公之聽非處人之道既而公廉得之益器重焉禮部以薦起爲用以贖廢廨居吳城德慶坊宋以來四百有餘年故址也君早孤門戶衰薄僅售屋數楹君展拓締構分予弟中半不以新拓置者爲已有也又展爲新第者三與仲叔季三子以故第與伯子守先祀風日好時邀賓于諸子之家與客觴咏以樂暮還于伯曰此吾瞑目地也年七十有二而卒君姓王氏諱敏字時勉號訥菴晚以疾不良于

號別號晴齋弟政字時學號恆軒亦太醫院醫士

世醫韓爽傳

祝允明

韓公名爽字克贊長洲人也曾祖[illegible]夷當永樂中夷與從兄奭並事　太宗皇帝以醫名　太宗皇帝官奭爲太醫院院使夷爲院判寵賚優渥多越常典而夷尤以儒行表於山林間公爲院判長孫蓋仲子亦出也幼而孤獨摘先業明允確廉不隨不同侃侃如也老益恬澹無干于時而平生以其術澤人者則弗勝紀王氏婦體頎年老升樓跌而仆諸醫都不療脉搖首言中風立死耳後至公公門病是跌撲家授藥融導氣血氣血平當瘉已而果然從兄之子之夫嚴

楨病胸膈悶滯溺赤精滑作寒熱呂肯族周咸橫如胡桃比一枚特熱而痛不能言發在間日既三年公視之曰病自虛火動爲滋陰降火藥丸引以龍膽服一月熱止更爲參耆補兩月病已病得之心切於生財而不定也所以知者診其脉六部虛大時數數然也將歸姪女止之公言留無爲特留一冬秦耳明年春應來蘇君遠迎矣卒如之相城沈大隱君貞歲八十公去賀壽倏忽不寧便沈劇公脉之報無害飲以湯齊訖君就枕度公與客宿隱君猶子周舍丁夜聞內大哭聲客李者嘆先生誤邪公言事有非理所必

吾終不見其死耳黎明問焉蓋哭以他故所以知者
脉惟虛無他八十之人應然也今隱君室欬頑人病
咽喉結丸小腫不痛不痰衆醫並以爲痰癥也公謂
隱君非痰癥一潰應死隱君戚其言姑從衆謀攻痰
無幾丸決破閱月便逝所以知者其脉弱其形衰其
年及耆而不復榮滋部分在斷閡也朱德妻病其友
深夜叩公門請決治公往從帷前秉燭望見之郎回
步不施藥強之診脉亦竟許以死明日更醫無言同
旨三日以死問之公云白如枯骨死也金陵軍人妻
獨居累怨口鼻頓出血五六升公視之面壁臥不能

吋一語氣欲屬不屬奄奄然診之六脉盡取參膏加地黄生犀飲之三日夜止能蛅橋陳家婢奴有言春成疾居一年奴死婦甚恐力求醫速易數于弗瘥皆委去公治之劑以兩月可已從之良已公曰形不衰脉有根蔕而已周生內年二十八中風不語諸治者束手矣公藥之任以亡慮既而然所以然者外無六經之形證脉虛遲本情腑也上元人潘病瀕死未死臬或以死告告死獨公公後告人大骨槁大肉脫是為形脉俱壞羅僉事中風公診之其脉如弓絃曰入鬼錄矣遲三日程耳遲三日遂亡成化元年公省婦翁

張御醫豫于京師閣老南陽公延張治墊賓南海貢士梁淑一晨問張入直李以請公公告李梁病犯厥陰六脈絕不可為已言訖趨而出李與數達官共訝之復併命三五醫雷然薦湯液暮而死矣閔善穉病於張公斷尺脈不因胎雖成其下也拼命其偕乎莫不笑不三辰如言焉桐城曾病腫脹喘逆旦夜反覆不能寢一息公為沈公邀視悅既語云急矣病得之酒遽投辛熱味為救俄而甦戚以為慶公曰胡慶為病本猶未斷在他日耳果三年二發甫除乃以好酒與厚味不能禁故所以知更發者診其脈伏逆不應

也又烟家趙郎年未壯好酒甚酒不離朝夕以酒糜食忽病肌膚浮沒股彭彭而皷滿時狂憒可愕家人謂之妖祟以祝由病益劇公覩之趙神方清言無變異也須臾病乃發公曰病得之酒酒以亂神祝何由關焉嘆之水麾之劍符祝嘈雜重實其實虛其虛也令悉屏去留身對病者徐徐譬解之陳以正說戒之絕飲重命之要間以湯飲遂安所以知其非狂邪脈無怪無絕色無惡也戚女倪氏室而抱病公曰疾無傷愁憂天乎家驚問故公曰質微脈細小是謂形脈不應壽而病果已已無何嫁張生嫁無何得娠產亡

爲太伯鄒節婦八十傷寒不終朝便委頓欲絕公診之語其孫炯脉洪而無根然年高氣弱將無虞炯謂市醫探利恒態獻白金如于挺公却去與之七劑越日遂瘥王侍郎仲兒四十患痰喘晝夜不得休伯氏評事請公與盛用美氏議治許酬銀於二公公曰藥當出盛君療而酬亦當盛君僕則不能評事問所以然曰脉往來啄焉漏焉候厥逆也評事心銜惡之已乃符其說王家遂謂公口不利絕不復乞醫矣弘治巳酉允明秋試南都館舅氏符臺李公貞伯齋字曉起稍開標帙入夜飲酒數巵就寢積濕熱浹旬漸憤

憒不舒八月三日肌大燔灼微喟自謂困伏故出遊遊數里愈不舒亟返歸中路遇旋風吃吃忍之還齋不及解衣俯几一大嘔即伏枕頭岑岑如擊碎夜諉飲表劑汗如淄不解明日添重易以痰劑亦不解又明日成痰又易醫易痰劑乃稍定扶歸蘇痰尚未已乞救於公延久憊甚公變換救之歷五十日迄痊云允明生晚居姻家幼行欽感既久因從叩得治狀一二筆述如有所覬傳之爲報而猶惜不能以盡公

贊曰公之善也夫心行淑焉道業良焉胤冑華焉公善蓋三矣昔韓伯休假於賣藥以存其隱操公既先

伯休行業又然蓋三吾兼尚之矣斤斤然君子哉

石山居士汪機傳

李汛

居士姓汪名機字省之其先出越國公華長子朗州法曹建之後四傳至璹者始遷古黟赤山鎮即今祁治石山也其後乾新一者元季復遷石山之南曰朴墅鄉人本其所自出尊之曰石山居士云居士性恬淡不喜脊靡動法古人言出未嘗不踐平居粗衣糲食類儉者至義所當爲靦棄百金如一羽耳其弟样客死廣東海徼命子㝛往取其柩備歷艱險始得攜歸而所費一無所問遠祖墳墓失業他姓率衆復之費尤不較族人欲立宗祠籌之工餘非白金六十斤

不可衆難之居士即任十之二曰尊祖敬宗又何惜焉于是衆皆趨赴不日而成處家庭和易不苟人皆樂從如嫁娶喪祭並依家禮御傭工佃人俱有恩當戒其子弟曰民有四業皆不可離義之一字早歲習春秋補邑庠弟子員屢試不利其考以望公喻之曰昔范文正公嘗自誓曰不爲良相願爲良醫意謂仕而不利澤之所及願不若醫之博耳盍務嘗以醫活人至數千指故以此喻居士悟即棄去科舉肆力醫家諸書母孺人病頭痛嘔吐十餘年居士起之如故以望公晚年三染疾亦三起之公曰醫力如此甡鼎

何足羨耶于是益加研究診治者百試百中聲名益彰以疾請者無虛日居士隨請隨就不可起者直告之不隱可起者竭力治之至忘寢食若王公貴人稍不爲禮不應也其自重又如此久之求者益衆所應益博活人至數萬指都里姓名脉色及方症其徒周臣許忠歷紀之爲書曰石山醫按郡侯張歙齋年逾五十過勞怠倦煩悶惡食居士診之脉浮小濡緩曰此合東垣勞倦傷脾之論也冬春宜倣補中益氣湯例夏秋宜倣清暑益氣湯例依法守方服之良愈又常慮子遲居士復爲診之曰浮沉各得其位後當有

子果如所言歙畢斯聰年踰三十病中滿朝寬暮急屢醫不効居士診視脉浮小而弦按之無力曰此病宜補以人參二錢白术茯苓各一錢黃芩木通歸尾川芎各八分梔子陳皮各七分厚朴五分煎服且曰初服略脹久則寬矣彼疑氣無補法居士曰此世俗之言也氣虛不補痞滿無從消矣經曰塞因塞用正治此病之法也服之果愈其弟斯傚形實而黑病欬痰少聲嘶悶或咯血居士診之右脉大無倫時復促而中止左脉比右略小而軟亦時中止曰此肺脾腎三經之病也蓋秋陽燥烈熱則傷肺加之勞倦傷脾

脾爲肺母母病而子失其所養女色傷腎腎爲肺子子傷必盜母氣以自奉而肺愈虛矣法當從清暑益氣湯例而增減之以人參二錢或三錢白朮白芍麥門冬茯苓各一錢生苄歸身各八分黃柏知母陳皮神麯各七分少加甘草五分煎服或曰明醫雜著云凡病嗽欬血肺受火邪誤用參者多不救謂何曰醫者意也徒泥陳言而不知變烏足以言醫人參雖溫雜于陰藥甘寒群隊中奪于衆勢非惟不能爲害而反爲之用矣忽者聞之喜曰非通儒論不及此鑑意煎服月餘而安羅汝肯年五十餘形瘦而黑理疎

而溢忽病腹痛午後愈甚醫曰此氣痛也治以快氣之藥痛益加又曰午後血行陰分加痛者血滯于陰也煎以四物湯加乳沒服之亦不減請居士診之脉浮細而結或五七至一止或十四五至一止經論止脉漸退者生漸進者死今止脉頻則反輕疎則反重與脉經實相矛盾居士熟思日得之矣止脉疎而痛甚者以熱動而脉速頻而反輕者以熱退而脉遲故耳病屬陰虛火動無疑且察其病起於勞欲勞則傷心而火動欲則傷腎而水虧以人參白芍補脾為君熟苄歸身滋腎為臣黄栢知母麥門冬清心為佐山

查陳皮行滯爲使入孔童便或出或入惟人參漸加至四錢或五錢遇痛進之即愈或曰諸痛與瘦黑人及陰虛火動參耆並在所禁今用之顧劾謂何居士曰藥無常性以血藥引之則從血以氣藥引之則從氣佐之以熱則熱佐之以寒則寒在人善用之耳況人參不特補氣亦能補血故曰血虛氣弱當從長沙而用人參是也所謂諸痛不可用參耆者以暴病形實者言耳羅君年踰五十氣血向衰矣不用補法氣何由行痛何由止經曰壯者氣行則愈是也或者唯唯程正剛年三十餘形瘦體弱忽病吐瀉水米不入

口者七日自分死矣居士診脉八至而數曰嘗仲夏
而得是脉暑邪深入也上吐下瀉不納水穀邪氣自
甚也宜以暑治或曰深居高堂暑從何入居士曰東
垣云遠行勞倦動而得之爲傷熱高堂大廈靜而得
之爲傷暑此正合靜而傷暑之論也但彼用溫熱以
暑邪在表此則暑邪已深入矣變而用清凉之劑可
也遂以人參白虎湯進半杯良久再進一杯遂寬稍
安家人皆大喜曰藥能起死回生果然三服減去石
膏知母再以人參漸次加作四五錢黃柏陳皮麥門
冬等隨所兼病而爲佐使一月後平復如初程福仁

體肥白年近六十痰喘聲如曳鋸夜不能臥居士診之脉浮洪六七至中或有一結曰喘病脉洪可治也脉結者痰礙經隧耳宜用生脉湯加竹瀝服之至十餘貼稍定患者嫌遲更醫服三拗湯猶以爲遲益以五拗湯危矣其弟曰汪君王道醫也柰何欲速至此于是復以前方服至三四十貼病果如失一婦形肥色淡紫年幾三十艱于子居士脉之兩尺脉皆沉微法當補血以形言之肥人氣虛亦當補氣遂令多服八物湯仍以補陰丸加參耆空腹吞之三月餘有孕復爲診之兩尺如昔以理論之孕不當有昔人云脉

尋盡愈矣此類獻侍御楓塘唐君晸形肥色黑素畏熱而好飲年三十餘自汗如雨四肢俱痿且惡寒小便短赤大便或溏或結飲食亦減醫作風治用獨活寄生湯小續命湯罔效五月間居士往視脉沉細而數約有七至曰此痿症也丹溪云斷不可作風治經云痿有五皆起於肺熱只此一句便知治法矣經又云治痿獨取陽明蓋陽明胃與大腸也胃屬土肺屬金大腸亦屬陽金金賴土生土虧金失所養而不能下生腎水水涸火盛肺愈被傷況胃主四支肺主皮毛今病四肢不舉者胃土虧也自汗如雨者肺金傷

也故治痿之法獨取陽明而兼清肺經之熱正合東垣清燥湯服百貼果愈汪鋼長瘦體弱病左腹痞滿穀氣偏行于右不能左達飲食減大便滯居士診其脉浮緩而弱不任尋按曰此土虛木實也用人參補脾枳實瀉肝佐以芍藥引金泄木輔以當歸和血潤燥加厚朴陳皮以寬脹兼川芎山梔以散鬱服十餘貼稍寬因糞結滯思飲人乳居士曰恐大便滑耳果加言遂辭乳媪仍服前藥每貼加人參四五錢後思香燥物曰脾病氣結香燥無忌也每日因食燥榧一二十枚炙蒸餅十數片以助藥力年餘而安羅君

兩年三十餘嘗因冒寒發熱嘗用發表不愈繼用小
柴胡熱熾汗多迷惛不知其身之所在臥則如墜
之倖空行則如風之飄毛兼消穀善饑夢遺諸症居
士觀其形頗肥者曰此內火燔灼而然虛極矣診其
脈皆浮洪如指曰脈經云脈不為汗衰者死在法不
治所幸者脈雖大按之不鼓形雖長而色尚蒼可救
也醫以外感治之所謂虛其虛誤矣經云邪氣乘虛
而入宜以內傷為重遂以參耆歸术大劑少加桂附
服十餘貼病減十二三再除桂附加芍藥黃芩服十
餘貼病者始知身臥于床足履于地自喜曰可不死

矣服久果起胡本修監生年踰三十形肥色白酒中爲人淅辱遂病心恙或持刀踰垣披髮大呼居士診之脉濡緩而虛按之不足曰此陽明虛也宜變例以實之庶幾可安先有醫者已用二陳湯加紫蘇枳殼等藥進二三貼矣聞居士言卽厲聲曰吾治將痊誰敢奪吾功乎居士遂告回醫投牛黃淸心丸如彈丸者三枚初服頗快再服煉甚三服狂病倍發撫膺號曰吾熱奈何急呼水家人守醫者言禁不與趨樓見神前供水一盂一吸而盡未快也復趨廚房得水一桶滿意飲之狂勢始減半其不死幸爾復請居士治

之以參耆甘草甘溫之藥為君麥門冬片黃芩甘寒之劑為臣青皮疏肝為佐竹瀝清痰為使芍藥茯苓隨其兼證而加減之服數十山梔子因其時令而出入之服之月餘病遂減然或目系漸急即瞀昧不知人良久復甦居士曰無妨此氣血未復神志昏亂而然令其確守前方夜服安神丸朝服虎潛丸以助藥力年餘熱寢一月而瘥越十餘年因久坐腰痛漸次痛延左脚及右脚又延及左右手不能行動或作風治而用藥酒或作血虛而用四物湯一服即痛蓋覆積熱及用針砭痛益甚煎服熟地黃或吞虎潛丸又

加右齒及面痛甚季秋始請居士診之脉濡緩而弱左脉比右較小或濇尺脉尤弱曰此痿証也彼謂痿症不痛今以肢痛爲痿惑也居士曰諸痿皆起于肺熱君善飲則肺熱可知經云治痿獨取陽明陽明者胃也胃主四肢豈特脚耶痿兼濕重者則筋緩而痿軟兼熱多者則筋急而作痛因檢橘泉翁傳示之始信痿亦有痛也又經云酒客不喜甘熱茶味甘而虎潛丸益之以蜜則甘多助濕而動胃火故右齒面痛也遂以人參二錢黃耆錢半白朮茯苓生地黃麥門冬各一錢歸身八分黃栢知母各七分甘草四分煎

服五貼病除彼遂棄藥季冬復病仍服前方而愈吳道洋妻年踰三十無子診視其脉近和惟尺部寬洪洪耳問得何病曰子宮有熱血海不固爾道濟曰然每行人道經水則來乃喻以丹溪大補丸加山茱萸白龍骨止澀之藥以治其內再以亂髮灰白礬灰黃連伍倍子爲末用指點水染入陰戶以治其外依法治之果愈而孕吳傳芳妻年踰五十病左脚膝攣痛不能履地夜甚于晝小腹亦或作痛診其脉浮細緩弱按之無力尺脉尤甚病屬血衰遂以四物湯加牛膝紅花黃柏烏藥連進十餘貼而安吳良鼎形瘦面

倉年逾二十忽病欬嗽咯血兼吐黑痰醫用參朮之劑病愈甚居士診之兩手寸關浮軟兩尺洪而滑此腎虛火旺而然也遂以四物湯加黃柏知母白朮陳皮麥門冬之類治之月餘尺脉稍平腎熱亦減依前方再加人參一錢兼服枳朮丸加人參山梔以助脾六味地黃丸加黃柏以滋其腎半年全愈吳富孫之婦年幾三十因夫在外納寵過于憂鬱患欬嗽甚則吐食嘔血兼發熱惡寒自汗醫用葛氏保和湯不効居士診其脉皆浮濡而弱按之無力晨則近駛午後則緩曰此憂思傷脾病也脾傷則氣結而肺失所

養故喚家人曰神醫也遂用麥門冬片黃芩以清肺陳皮香附以散鬱人參黃芪茯苓甘草以安脾歸身阿膠以和血服數貼病稍寬後每貼漸加人參至五六錢月餘而愈錢塘黃崇貢年三十餘病水腫面先如胞腹大如箕脚腫如腱飲食減少居士診之脉浮緩而濇兩尺尤弱曰此得之酒色宜補腎水家人駭曰水勢如此觀者皆不曰通利則曰滲泄先生乃欲補之水不益劇耶曰經云水極似土正此病也水極者本病也似土者虛象也今用通利滲泄而治其虛象則下多亡陰滲泄耗腎是愈傷其本病而增土濕之

勢矣豈知亢則害承乃制之旨乎遂令空腹服六味
地黃丸再以四物湯加黃栢木通厚朴陳皮參朮煎
服十餘貼腫遂減半三十貼全愈侍御蕭吉夫年踰
五十患眩暈溲澀體倦夢遺心跳通夜不寐易感風
寒諸藥俱不中病居士診之脉或浮大或小弱無常
曰此虛之故也丹溪云肥人氣虛宜用參耆又云黑
人氣實不宜用之果從形歟抑從色歟居士熟思之
色雖黑而氣虛當從形治遂以參耆爲君白朮茯苓
木通爲臣山梔子酸棗仁麥門冬爲佐陳皮神麴爲
使煎服晨吞六味地黃丸夜服安神丸踰年病安休

章程勇年三十餘久病癇症多發于晨盥時或見如黃狗走前則昏昏仆地手足瘈瘲不醒人事良久乃甦或作痰火治而用芩連二陳湯或作風痰治而用全蝎姜蠶壽星丸或作痰迷心竅而用金箔鎮心丹皆不中病居士診之脉緩弱頗弦曰此木火乘土之病也夫晨陽分而狗陽物黃土色胃屬陽土虛爲木火所乘矣經云諸脉皆屬于目故目擊異物而病作矣理宜實胃瀉肝而火自息本草云泄其肝者緩其中遂以參耆歸朮陳皮神麴茯苓黃芩麥門冬荊芥穗煎服十餘貼病減再服月餘而安篁墩程先生刑

清癯肌膚細白年四十餘患眩暈四肢倦怠夜寐心悸語亂或用加減四物湯甘寒以理血或用神聖復氣湯辛熱以理氣又或作痰火治或作濕熱治俱不効遣書請居士診之脉皆沉細不利心部散濇曰此陰脉也脾與心必因憂思所傷宜倣歸脾湯例加以散鬱行濕之藥先生喜曰眞切眞切服數貼病向安一夕因懊惱忽變急請診視脉三五不調或數或止先生以爲怪脉居士曰此促脉也無足慮者曰何如而脉變若此曰此必怒激其火然也先生晒曰子眞神人耶以淡酒調木香調氣散一七服之其脉即如

常汉口孫以德形肥色紫年逾五十頸項少陽之分瘡腫如桃居士診之脉浮小而滑乃語之曰少陽多氣少血之經宜補若用尋常驅熱敗毒之藥瘡潰之後難免別患彼以爲然遂煎參耆歸术膏一二斤用茶調服無時蓋茶能引至少陽故也旬餘瘡潰而起

程貴英形長而瘦色白而脆年三十餘得奇疾遍身淫淫循行如蟲或從左脚腿起漸次而上至頭復下于右脚自覺蟲行有聲之狀召醫診視多不識爲何病居士往診其脉浮小而濇按之不足兼察其形視其色參諸脉知其爲虛症矣傷寒論云身如蟲行汗

多亡陽也遂倣此例用補中益氣湯多加參耆以酒炒黃栢五分佐之服至二三十貼遂愈孫景年二十餘病欬嗽嘔血盜汗或腸鳴作泄午後發熱居士往視其脉細數無復倫次因語之曰難經云七傳者逆經傳也初因腎水涸竭是腎病矣腎邪傳之于心故發熱而夜重心邪傳之于肺故欬嗽而汗泄肺邪傳之于肝故脇痛而氣壅肝邪傳之于脾故腸鳴而作泄脾邪復傳于腎而腎不能再受邪矣今病兼此數者死不出旬日之外矣果如期而逝椘山汪盛妻年踰四十形色蒼紫忽病血崩諸醫莫治或用凉血或

用止澀㓻劑居士察其六脉皆沉濡而緩按之無力以脉論之乃氣病非血病也當用甘温之劑健脾理胃庶幾胃氣上騰血循經絡無復崩矣遂用補中益氣湯多加參耆兼服參苓白朮散崩果愈汪氏子形瘦而脆色白而嫩年踰二十將治裝他出居士診視久之語曰某時病將至矣書寸楮遺之蓋欲其止也彼不以為然後果如期病不起逢村王恕年二十餘因水中久立過勞病痂痛痛時腹中有磊塊起落如滾須其痛尤甚居士診其脉皆弦細而緩按之似濇曰此血病也考之方書痂有七皆不宜下用治多用

過散之藥以氣言也茲宜變法治之乃用小承氣加桃仁下之其痛如失三日痛復作比前加甚脉之輕則弦大重則散濇思之莫得其說問曾食何物曰雞卵二枚而已曰已得之矣令以指探喉中吐出令盡而痛解矣○坑方綱形瘦年三十餘忽病腹痛磊塊起落如波浪然晝輕夜重醫用木香沉香磨服及服六君子湯皆不驗居士診其脉浮緩弦小重按似濇曰此血病也前藥作氣治謬矣彼謂血則有形發時雖有塊磊痛減則消而無跡非氣而何蓋不知有形者血積也無形者血滯也滯視積略輕耳安得作氣

論耶若然則前藥胡爲不驗遂用四物湯加三棱蓬木乳香沒藥服之痛遂脫然一婦形長色紫娠五月矣杜居士脉之以別男女曰脉右大于左脉訣云左大爲男右大爲女今脉右大當是女耶彼啟曰我男胎矣往娠時尊甫診之亦謂右脉浮大當是女後生男今娠又得是脉知爲男矣後果生男居士曰脉書道其常莫能盡其變此醫所以貴乎望聞問切也九江鈔廠主事鄭君希大瘦長而色青白性急剛果年三十餘病反胃每食入良久復出又嘈又噦但不吐耳或作氣治而用丁香藿香或作痰治而用半夏南

星或作寒治而用姜附藥俱罔効居士脉之皆緩弱稍弦曰非氣非痰亦非寒也乃肝凌脾之病經云能合脉色可以萬全君面青性急肝木甚也脉緩而弱脾土虛也遂用四君子湯加陳皮神麯少佐姜炒黃連以泄氣逆服月餘而愈鈔厰陳庫子其父老年患背瘡居士診視脉洪緩而濡瘡腫如碗皮肉不變按之不甚痛微發寒熱乃語之曰若在髆胛經絡交錯皮薄骨高之處則難矣全脞去胛骨下掌許乃大陽經分尚可治遂用黃耆五錢當歸羌活甘草節各一錢先令以被蓋暖藥熱熱服令微汗襲熱腫消一半

五服遂安時居士舟去半月其子駕小艇載書來進及拜曰吾父更生故來謝耳居士弟梓之妻瘦長色蒼年三十餘忽病狂披髮裸形不知羞恥衆謂為心風或欲飲以糞清或欲吐以痰藥居士診其脉浮緩而濡乃語之曰此必忍饑或勞倦傷胃而然耳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二陽者胃與大腸也忍饑過勞胃傷而火動矣延及心脾則心所藏之神脾所藏之意皆為之擾亂失其所依歸矣安得不狂內傷發狂陽明虛也法當補之遂用獨參湯加竹瀝飲之而愈福州李俊年三十餘忽病渴熱昏悶面赤倦怠居士診

之脉皆浮緩而弱兩尺尤甚曰此得之色欲藥宜溫熱其弟曰先生之言是也但病熱如此復加熱藥奈何居士曰經云寒極生熱此症是也腎虛寒者本病也熱甚者虛象也譬之雷火雨驟而火愈熾日出斯滅矣遂以附子理中湯煎熟冷服三貼熱减半再服清暑益氣湯十餘貼而安李一之年近四十病反徐與近鄰二人脉病頗同居士曰二人者皆急于名利惟一之心寬可治遂以八物湯減地黄加藿香為末用蜜韭汁調服而愈二人逾年果沒一之妻病痢瘦弱久伏床枕粥食入胃即腹痛嘔吐必吐盡所食

乃止由是粥食不下嘔者四十餘日醫皆危之居士診曰病與脈應無慮也不必藥惟飼以米飲使胃常得穀氣白露節後病當獲安如期果愈其姪春年十七時秋間病酒脈爲小恙居士診之曰脈危矣彼不爲然別請醫治而愈惟遍身瘡疥十月間復造請之其姪出揖以示病已獲安意謂向之診脈欠精也復爲診之曰不利于春至立春果卒汪世昌形肥色紫年踰三十秋間病惡寒發熱頭痛自汗惡心咯痰惡食醫以瘧治居士診之脈浮濡而緩右寸略弦曰非瘧也此必過勞傷酒所致飲以清暑益氣湯四五服

而愈九都許僖形魁偉色黑善飲年五十餘病頗如注嗽喘不能伏枕醫以四物湯加麥門冬阿膠桑白皮黃栢知母進之愈甚居士診之脉大如指脉訣云鼻衄失血沉細宜設見浮大即傾危據此法不救所幸者色黑耳脉大非熱乃肺氣虛也此金極似火之病若補其肺氣之虛則火自退矣醫用寒凉降火之劑是不知素問亢則害承乃制之旨遂用人參三錢黃耆二錢甘草白术茯苓陳皮神麯麥門冬歸身甘溫之藥進之一貼病減十貼病痊後十餘年復診之語其子曰越三年壽止矣果驗一婦長瘦色黃白性

躁急年三十餘時墮胎七八次矣居士診之脉柔軟無力兩尺雖浮而弱不任尋按曰此因胎墮太多氣血耗甚胎無所滋養故頻墮譬如水涸而禾枯土削而木倒也況三月五月正屬少陽火動之時加以性躁而激發之故墮多在三五七月也宜大補湯去桂加黃栢黃芩煎服仍用研末蜜丸服之庶可保全服半年胎果固而生二子一婦年踰三十久瘧瘧止有娠五月忽病腹痛瀉頭痛發渴右脉浮滑左則細滑居士以四君子湯加石膏黃芩煎服二貼頭痛渴瀉頓除又加肛門脹急其夫欲用利藥居士曰耐煩

二日候胃氣稍完然後以四物湯加酒大黃檳榔利三四行脹急稍寬再服枳朮丸加黃芩歸身一料病去而胎亦無損一女年十五病心悸常如有人捕之欲避而無所也其母抱於懷數婢護于外猶恐恐然不能安寢醫者以為心病用安神丸鎮心丸四物湯不效居士診之脉皆細弱而緩曰此膽病也用溫膽湯服之而安居士之甥王宦體弱色脆常病腹痛惡寒發熱嘔泄倦臥時或吐蟲至三五日或十數日而止或用丁沉作氣治或用姜附作寒治或用消𣎴作積治或用燥烈作痰治罔有効者居士診視脉皆濡

小近駛日察脉觀形乃氣虛兼鬱熱也遂用參耆歸术川芎茯苓甘草香附陳皮黄芩芍藥服之而安或日諸痛不可用參耆并酸寒之劑今犯之何也曰痛久屬鬱鬱則生熱又氣屬陽爲表之衛氣虛則表失所衛而賊邪易入外感激其內鬱故痛大作今用甘温以固表則外邪莫襲酸寒以清內則鬱熱日消病由是愈胡本清形肥色紫年踰七十忽病瞀眛但其目系漸急即合眼昏憒如瞌睡者頭面有所觸皆不避少頃而甦問之曰不知也一日或發二三次醫作風治病加重居士診其脉病發之時脉皆結止甦則

脉如常但浮虛耳曰此虛病也盖病發而脉結者血少氣劣耳甦則氣血流通心志皆得所養故脉又如常也遂以大補湯去桂加麥門冬陳皮補其血氣而安三子俱邑庠生時欲應試而懼居士曰三年之內保無恙越此非予所知果驗石門陳桼形短頗肥色白面蒼年踰二十因祈雨過勞遂病手足瘈瘲如小兒發驚之狀五日勺水不入口語言艱澀或作痰火治或作風症治皆不驗居士視之脉皆浮緩而濡按之無力曰此因勞倦傷脾土極似木之病也經云亢則害承乃制是矣夫五行自相制伏平和之時隱而

不見一有所負則所勝者見矣今病脾土受傷則土中之木發而爲病四肢爲之痿痹也蓋脾主四肢風主動故也若作風痰治之必死惟補脾土之虛則肝木之風自息矣遂以參朮爲君陳皮甘草歸身爲臣黃栢麥門冬爲佐經云泄其肝者緩其中故用白芍爲使引金泄木以緩其中一服遂起服至十餘貼全安

陳挍瘦長而脆暑月過勞飢飲燒酒遂病熱汗昏懵語亂居士視之脉皆浮小而緩按之虛豁曰此暑傷心勞傷脾也蓋心藏神脾藏意二藏被傷宜有此症法宜清暑以安心益脾以寧意遂用八物湯加麥

門冬山梔子陳皮煎服十餘貼而愈竹園陳某形瘦而蒼年踰五十居上診其脉皆弦濇而緩尺脉浮而無根曰尺脉當沉而反浮主腎水虧餘脉皆弦濇而緩者弦脉屬木濇為血少緩脉屬脾以脉論之似係血液枯槁而有肝木凌脾之病非膈則噎也問之胸膈微有礙曰不久膈病成矣病成非藥可濟後果病膈而卒陳銳面黑形瘦年三十餘患鼻衄發熱惡寒消穀善饑疲倦或自汗嘔吐居士診之脉細且數約有六至日丹溪論瘦黑者鼻衄者脉數者參耆皆所當禁固也然不可執為定論脉經云數脉所主其邪

爲熱其症爲虛宜人參三錢黃耆二錢生甘草陳皮黃栢白朮歸身生地黃山梔子生爲藥遞爲佐使服之果安南畿提學黃公年四十餘洩精久之神不守舍夢亂心跳用清心蓮子飲無効又取柚珍方治小便出髓條藥服之又服小兎絲子丸又服四物加黃栢俱無効居士診脉一日之間其脉或浮濡而駛或沉弱而緩曰脉之不常虛故也其症初因腎水有虧以致心火亢極乘金木寡于畏而侮其脾此心脾腎三經之病也理宜補脾爲主兼之滋腎養心病可痊也方用人參爲君白朮茯神麥門冬酸棗仁山梔子

生甘草爲佐蓮肉山查黄栢陳皮爲使其他牡蠣龍骨川芎白芍熟苄之類隨其變症而出入之且曰必待人參加至五錢病脫公聞言疑信相半服二十餘日人參每服用至三錢溲精覺減半矣又月餘人參加至五錢病全減公大喜曰初謂人參加至五錢病脫果然醫其神乎凡此皆活法非定方也其妙如此殆非心通造物而執其死生之柄者歟居士所著有重集脈訣刊誤二卷內經補註若干卷本草會編若干卷論曰醫之用藥如將之用兵苟非其人則殺傷衆矣悲夫昔鄧禹常嘆曰吾統百萬之衆未嘗妄殺

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居士不惟不誤而已且能起病之垂死者無慮數千百人其子孫又當何如雖然居士有道者豈爲是而爲之者耶

周汝衡銓小傳

顧璘

周汝衡蘇人也上世善陰陽星曆之學國初徵隷欽天監遂徙家金陵又以醫行至汝衡資絕人見世工率習近世脉訣方書諸雜家說不究本原即見病莫知從來一切揣度施治乃悉屛去衆習書獨取內經本草難經等書徹晝夜讀務窮精奧初爲小兒醫輒有奇効聲稱藹然時有楊茂者學古大方脉醫羣工視爲迂怪背笑之獨考功王欽佩與余等數人尊信之時時賴其效汝衡好其論議獨相與往來講究甚密益歷閫域由是吾黨並重汝衡後楊茂死南都病

家獨爭迎汝衡凡汝衡至診病立方多與衆殊指諸富貴家所備金錢恒借它工汝衡獨知斯道深一或失手則殺人重於用藥過有故輒不赴人召及赴召或見病疑輒不投藥大率如倉公所設意凡以重故諸人弗測所操或謂其難致汝衡終不言又善談名理及神仙幽怪家說每過士大夫言即移日多失諸富貴人召故所獲金錢反不逮它工士大夫久益愈重汝衡余家人病無貴賤必迎汝衡無不至藥亦皆應手效余嘗問之曰若子於醫可謂入室矣乎汝衡曰噫嘻言過矣言過矣夫醫者聖人之學也非盛德

莫能操其慮非明哲莫能通其說知銓者尚未能晉藩籬安望堂階乎是故士有能知草木金石昆蟲之藥辨類審性析經致能弗乖其宜弗亂其忌是謂知物知物者巧士有能知人之疾病淫於四氣薄於五臟動於七情見外知內按徵知巨占始知終執生知死由是以審施湯液醪醴鍼砭按摩之治是謂知證知證者工士有能知臟腑之所表裏經絡之所離會榮衛之所輸勝命脈之所消息遷物設方制於未形憶微發慮決於衆惑是謂知生知生者聖士有能知天地之情陰陽之本變化之因死生之故立教布法

使人專氣合精以握樞機汰穢蕩垢以固根抵疾疢不作神乃自生是謂知化知化者神夫神聖者上智之能事未易冀及功巧之道術學之所造也醫不臻此不足以名業請借事實譬之是故不知藥理盲投鈞試是將兵者使人以弓刺而引矛盾射也察病不定揣摩施治是相國者昧國所患而寬猛倒施也尚焉得為將相乎哉此敗亂所以接迹於天下也豈為此懼是以聞召如赴難臨病如對敵操七握勺兢兢如不得已心有所重也今愁者乃以慢訛安得戶說而家告乎已矣盡吾之心慎吾之術苟飭吾口而已

請勿以醫名我可也東橋子斂袵謝曰仁哉汝衡知
道之難而不輕治人其所全活可勝量哉昔者齊桓
公欲相鮑叔牙曰如欲霸天下必管夷吾可相秦始
皇欲以二十萬卒伐荆王翦曰非六十萬不可此真
知將相之道者也故卒有功於人國汝衡之於醫殆
類此夫余患世之人終不知汝衡爲作小傳

曹先生德小傳

張鳳撰

先生諱德字子新初爲常之無錫人兒時課孟子誦至故術不可不慎也慨然嘆曰吾其業醫乎醫惟恐傷人時蘇之長洲有錢先生世爲小兒醫聲籍甚吳下先生乃棄家從錢先生遊父事錢先生不啻如扁鵲之于長桑也錢先生亦憐而子之然錢先生諸子之視先生若漢衛大將軍諸兒之畜大將軍然不知重也而錢先生顧重之曰吾諸兒弗如也已而果盡得錢先生術加神焉寒熱因治亢害承制若孫吳用兵奇正悉中初吳中齊民家爭迎先生無何而士大

夫家迎先生久之則郡邑大夫至內外富豪莫不迎
先生且折節下之先生不自知其名之益高也顧先
齊氏家急踰九十精神不減于壯年第少足疾左提
右挈而行卽貴家閭閻亦必以提挈入藥投愈可計
日報凡有小兒家咸神先生先生有長子弱冠業儒
爲國子生先先生卒其次子生也頗雖能世其業不
能悉識先生治驗先生又不肯自言且驗者多亦不
自憶故不得效史氏之紀倉公條其實焉然嘗聞先
生至符璽丞家丞出避遲先生疑其簡也告夫丞趨
出告先生曰本迎先生視兒也老父病瘧甚諸醫莫

療方視之不得舍老父從先生視兒先生毋詐也先生因請試視之出曰先愈祖而及孫可乎丞曰唯唯旁觀者竊哂之以先生本兒醫而醫老人也先生歸先藥其翁翁瘧立愈乃愈其子吳中乃知先生非止爲小兒醫云先生家臨胥江門無有杏也人以董奉擬先生稱之曰杏泉先生

野史氏曰扁鵲之以醫聞天下也隨俗而變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今觀先生醫老人于符璽丞家已知先生醫無不通而顧

獨以小兒名世以吳人亦愛小兒若秦人哉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八終